

明

紀

冊  
十三



明紀卷第三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三

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八年春正月己亥振山西災 致仕大學士石瑄卒諡文隱 王守

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

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

予則爲朱熹晚年論定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

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奪賊禽獲叛藩功有

足錄宜免追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

典俱不行給事中周延爭之謫太倉州判 二月癸酉吏部尙書桂

萼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丁丑振襄陽饑 知州金輅謫戍郭

勳納其賂遣人篡取之指揮王臣不予縛臣以歸掠取其賄事覺罷

勳營務奪保傅官階刑部尙書高友璣在告侍郎許瓚等以獄情請  
帝憐勳諭毋刑輅等輅等遂不承瓚請如常訊具得勳納賄狀乃再  
奪其祿友璣尋坐畏縮被劾去瓚進之子也 魯府輔國將軍當漬  
請以父子應得祿米佐振因勸帝法祖宗重國本裁不急之費息土  
木之工詞甚愷切帝嘉其意特敕褒之不聽辭祿 韃靼八千騎乘  
冰犯寧夏總兵官杭雄副總兵趙鎮禦之前鋒陷伏中雄等皆敗王  
瓊劾之奪官閒住雄敢戰嘗以數騎行邊敵麇至乃下馬積鞍爲壘  
跪而射之敵退解衣腋凝血乃知中飛矢少役延綏巡撫行臺旣貴  
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 戶部尙書梁材言臣  
考去年所入止百三十萬兩而所出至二百四十萬加催徵不前邊  
費無節凶荒又多奏免國計安所辦詳求弊端一宗藩二武職三冗  
食四冗費五逋負乞集廷臣計畫條請於是宗藩武職各議上三事  
其他皆巖爲節帝命武職閒住者仍給半俸餘悉報可經費大省

甲申旱禱於南郊乙酉禱於社稷 給事中王汝梅言比來章奏多  
逢迎請分別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  
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倣祖宗故  
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忤  
旨切責 劉世揚言在獄繫囚及建言謫戍諸臣怨咨之氣上干天  
和請悉疏釋帝不能用 升山西潞州爲潞安府置長治縣爲府治  
又分潞城縣置平順縣屬之 三月丙申朔葬悼靈皇后於襖兒峪  
梓宮出王門百官一日臨王汝梅諫不聽 兵部尙書李承勛言朝  
廷有大政及推舉文武大臣必下廷議議者率相顧不發一言宜及  
未議前備條所議布告於議者俾先稔其故然後平心商質各盡所  
懷議苟不合聽其別奏庶足盡諸臣之見而所議者公帝然其言下  
詔申飭 國子監祭酒陸深言講官撰進奏章閣臣不宜改竄又乞  
於訓詁之外凡天下政事得依經比義條悉以聞桂萼等惡之謫延

平府同知 工部四司財物悉貯後堂大庫司官出納多侵漁劉麟  
請特除一郎官主之帝稱善因賜名節慎庫 中官麥福請盡徵牧  
馬草場租梁材不可從之 帝從李承勛言召伍文定還命提督京  
營文定至湖廣乞省祭歸四川巡按御史戴金言叛酋稱亂之初勢  
尚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粟糜數十萬及有詔罷  
師尚不肯已又極論土酋阿濟等罪軍民訛言幾復生變臣愚以爲  
文定可罪也又言芒部改流之議諸司咸執不可王軌徇程洸邪說  
違衆獨行致疆場不靖乃勒文定軌致仕文定忠義自許欲爲國伸  
威爲議者所旁撓廟堂專務姑息故功不克就 河南大饑潘墳駁  
諸請振文牒候勘實乃發河南府知府范鏞不待報輒開倉發粟全  
活者數十萬民德而頌之墳怨聲大起流聞禁中帝切責戶部及撫  
按匿災狀墳惶恐引罪且歸罪於鏞遂爲張經等所劾詔罷墳永不  
敘用夏言覈上平賊功墳爲首但資銀幣而已 夏四月考選庶吉

士楊一清列上唐順之等二十人請命官教習得旨以庶吉士之選祖宗舊制誠善邇來大臣徇私選取市恩立黨於國無益遂改順之等爲主事等官并限翰林之額侍讀侍講修撰各三員編修檢討各六員著爲令時張璫霍韜爲考官順之等以大禮之議爲非不肯趨附璫又欲傾一清故以立黨之說進而故事遂廢 代王充燿言懿

王當祔廟而自始封至今已盈五廟之數請定祧廟制禮部尙書李時等請始封百世不遷以下四世而祧藏主始祖之室歲暮則出而合祭從之 先是侍郎王軌清勳戚莊田言宜量等級爲限梁材言成周班祿有土田祿由田出非常祿外復有土田也今勳戚祿已踰分而陳乞動千萬請申禁之自特賜外量存三之一以供祀事帝命並清已賜者額外侵據悉還之民畿輔屯田自正統間以僉事督理權輕屯政日弛材請仍用御史御史郭宏化言天下土田視國初減半宜通行清丈材恐紛擾請但敕所司清釐籍難稽者始履畝而丈

帝悉從之 同安縣儒生李如玉詣闕上所註周禮會要十五卷得旨獎賜冠帶 六月夏言請循弘治故事命吏兵二部每季開兩京府部堂上文武方面官履歷及舉劾賢否略節奏覽命著爲令 採木侍郎黃衷事竣歸家乞致仕未許緝事者奏衷潛入京師帝怒奪衷職給事中魏良弼言衷大臣入都豈能隱乞正言者欺罔罪不報前大學士楊廷和卒年七十一子慎聞訃奔告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訖復還自是或歸四川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 京師民張福訴里人張柱殺其母東廠以聞刑部坐柱死不服福姊亦泣訴官謂母福自殺之其鄰人之詞亦然詔郎中魏應召覆按改坐福東廠奏法司妄出人罪帝怒秋七月甲午朔下應召錦衣衛獄右都御史熊浹是應召議執如初帝愈怒褫浹職給事陸粲劉希簡爭之帝大怒並下粲希簡獄許瓚等遂抵柱死應召及福之鄰人俱充軍杖福姊百粲希簡各杖三十釋還職時帝方深疾孝宗



武宗后家柱實武宗后家夏氏僕故必欲殺之人以爲冤 劉麟嘗  
上節財十四事汰內府諸監局冒破錢顯陵工竣執役者咸覲官麟  
止擬賚中官及羣小咸怨會帝納諫官言停中外雜派工役麟牒停  
浙江蘇松織造而上供袍服在停中中官吳勳以爲言遂勒麟致仕  
麟清修真節當官不撓居工部爲朝廷惜財謹費僅踰年而罷 江  
陰賊侯仲金等作亂夏言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罷總兵  
不設 真人張彥頤知帝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  
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官歐陽重劾之不  
問 韃靼犯靈州王瓊督游擊將軍梁振等邀斬七十餘人尋集諸  
道精卒二萬按行塞下寇聞徙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耀兵而  
還 桂尊入內閣亦與一清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尙  
紛更臣獨主安靜尙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  
復溫旨褒之給事中孫應奎並論一清尊及張璫請鑒別三臣賢否

詆萼最力帝令萼滌宿愆全君臣終始之義萼大懼疏辨與一清璉皆乞休帝報萼曰卿行事須勉徇公議庶不負前日忠萼益懼給事中王準劾璉私參將陳璠萼舉私人李夢鶴爲御醫璉再疏乞休詞多陰詆一清帝猶溫旨慰諭八月丙子陸粲言璉萼凶險之資乖僻之學罔上逞私專權納賄尙書王瓊正德朝交結權侍濁亂海內萼受其賂遺鉅萬連章力薦璉從中主之遂得起用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萼納重賄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夤緣受職居室相鄰中開便戶往來常與萼家人吳從周序班桂林等居間行賄又引鄉人周時望爲選郎交通鬻爵時望旣去胡森代之森與主事楊麟王激皆其鄉里親戚也典選僅踰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致仕尙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徑入內臺南京太僕寺少卿夏尙朴爲知府期月遂得清卿禮部員外郎張敵假曆律而結知御史

戴金承風搏擊甘心鷹犬皆萼姻黨相與朋比爲奸者也尙書李時  
柔和善逢猾狡多智南京侍郎王綰由學阿世虛談眩人諭德彭澤  
夤緣改秩躡玷清華皆陰厚於璵而陽附於萼者也璵等威權旣盛  
黨與復多天下畏惡莫敢訟言不亟去之凶人之性不移將來必爲  
社稷患奏入帝大感悟立奪萼官以尙書致仕璵亦罷政列璵萼罪  
狀詔羣臣略言其自用自恣負君負國而萼爲尤甚法當置刑典特  
寬宥之遂下夢鶴等法司以粲不早發與準亦皆下獄 時有詔採  
珠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  
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  
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賢用  
事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旋復驅無辜之  
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非聖政所宜有不聽 壬午始

親祭山川著爲令 劉世揚等盡劾張璵桂萼之黨章下吏部方獻

夫奏留黃綰等二十三人黜編修金瑯御史儲良才等八人法司訊  
李夢鶴等皆首服霍韜攘臂曰張桂行勢且及我遂上疏力攻楊一  
清言陸粲之疏一清實嫉之并言一清受張永蕭敬賄一清再疏辨  
乞罷劉希簡言璫萼去位由聖斷且使犬謂之嫉韜以言官比之犬  
侮朝廷帝下希簡獄謫粲貴州都鎮驛丞王準富民縣典史璫行抵  
天津命行人齎手敕召還九月癸巳朔復入閣韜攻一清益急且言  
法司承一清風旨構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會廷臣雜議出刑部尙  
書周倫於南京郎中以下皆奪職以許讚代倫讚乃實韜言言夢鶴  
等假託行私與萼無與請削一清籍詔削夢鶴桂林籍抵吳從周罪  
復萼散官令一清自陳璫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帝愈  
疑一清癸丑命致仕去璫爲首輔免兩畿河南被災稅糧振江西  
湖廣饑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刑部員外郎邵經邦言茲者  
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

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邇陛下納陸燾言命張璫桂萼致仕尋以璫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籍籍陛下莫之卹也乃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若夫用人行政則當辨別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今陛下以璫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是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夫禮惟至公乃可萬世不易設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爲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於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答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使萬年之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顧不偉歟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履盈蹈滿犯天人之怒亦非璫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拷訊獄上請送法司擬罪

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經邦之戍所閉戶讀書與豐熙陳九川時相討論居鎮海二十七年更赦不原及卒福建人立寓賢祠祀二人 安昌伯錢維圻卒庶兄維垣請嗣爵方獻夫言外戚之封不當世及帝以爲然己巳命魏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襲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維垣承宗之子也 雲南鎮守太監杜唐與沐紹勛相比爲奸利長吏不敢問羣盜遂起歐陽重言盜率唐紹勛莊戶請究主者又奏紹勛任千戶何經廣誘奸人奪民產唐役占官軍歲取財萬計因極言鎮守中官宜革帝頗納其言頻下詔飭紹勛命唐還京待勘二人懼且怒遣人結張璫謀去重會重奉命清異姓冒軍弊都司久未報給饜後期唐等遂嗾六衛軍譁於軍門巡按御史劉臬以聞劾重及唐紹勛處置失當璫從中主之解重職責臬黨庇調外任唐紹勛不問夏言等言以軍士一譟罪撫按紀綱謂何況重奉詔非生事臬言唐紹勛罪

與重等今處分失宜無以服天下頃年士卒驕悍相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甘肅大同福州保定事變屢見失今不治他日當事之臣以此爲諱專務姑息孰肯爲陛下任事哉願曲宥二臣全朝廷之體帝怒奪言等俸重罷歸在道聞御史王化劾其爲桂萼黨不勝忿抗疏陳辨請錄大禮大獄被逐諸臣而自乞禡職又言得紹勛所遣百戶丁鎮私書知行賄張璫乞其覆護璫奸佞不宜在左右璫疏辨帝以重失職怨望黜爲民重以臬被謫言等奪俸皆由己致之復疏乞重譴代言官罪帝益怒以己除名置不問林富言田州界居南寧泗城交通雲貴交趾爲備非一不宜改設流官請罷田寧府爲田州而廢鳳化縣移南丹衛於上林之三里仍屬南寧府從之推官蔡存遠以其父清所著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刊布十一月御史劉安言人君貴明不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爲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於明察夫治可

以緩圖不可以急取可以休養致不可以督責成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於是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孰能爲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治乎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外而撫按守令之官風從響應上以苛察繩下以苛察應恐民窮爲起盜之源食寡無強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振刷於下叢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略繁文而先急務簡細故而宏遠猷不以一人之毀譽爲喜怒不以一言之順逆爲行止久任老成優容言官則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逮赴錦衣衛拷訊給事中胡堯時救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安餘干縣典史 史館儒士蔡圻疏頌桂萼功請召之庚子賜敕令撫按官趣上道萼未至監生錢潮等復請趣萼帝怒曰大臣進退么麼敢



與聞耶并圻下吏 劉世揚偕趙漢等陳修省八事中言大學士石  
瑋貞介歿未易名尚書李鏊國之盜臣身後遺金得諡給事中鄭一  
鵬坐論楊一清再杖削職一清敗一鵬宜復官張璫惡世揚并惡一  
鵬因言瑋前已賜諡給事言皆妄帝怒謫世揚江西布政司照磨停  
漢等俸鏊亦奪諡 甲辰振浙江災 戊申禱雪己酉雪丁巳親詣  
郊壇告謝百官表賀 十二月韃靼寇大同朔州廷推以左都御史  
王憲總督宣大憲不肯行曰我甫入中臺何見驅亟也夏言謂李承  
勛曰事急公當請行承勛亦不請言遂與中官趙廷瑞劾憲託疾避  
難并劾承勛憲竟罷歸 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  
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張璫夏言用事咸好更張  
李時長禮部所建諸典禮率俟他人發端而傳會成之或廷議不合  
卽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帝愛其恭順

九年春正月言疏言耕桑之禮不宜偏廢帝乃敕禮部古者天子親

耕后親桑以勸天下自今歲始朕親祀先農皇后親蠶其考古制具儀以聞璫等請於安定門外建先蠶壇霍韜以道遠爭之戶部亦言安定門外無浴蠶所西苑有太液瓊島之水考唐制親蠶在苑中請做行之帝謂唐人因陋就安不可法時等乃請鳳輦由東華玄武二門帝從其言命自玄武門出丙午作先蠶壇於北郊 諭禮部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藏二配位於寢廟 丁巳振山西饑 莫登庸禫位於方瀛改元大正自稱太上皇移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作大誥五十九條頒之國中 二月戊辰耕藉田 帝嘗問張璫書孝經天帝異名朱子謂祭之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殿有屋非祭天之禮且皇地祇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璫以大祀殿下壇上屋卽圜丘明堂爲對帝謂一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大祀可擬明

堂不可爲圓丘璫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帝銳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問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又問李時時請少需日月博選儒臣議復古制帝復卜之太祖不吉議且寢會夏言議舉親蠶禮與南北郊之說合因諭令陳郊議言乃疏言國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詩書禮經所載郊祀之文及漢宋諸儒匡衡劉安世朱熹等之定論以及國初分祀之舊制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帝切責之乃敕諭禮部令羣臣各陳所見時詔書斥異議者爲邪徒南京御史馮恩言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爲邪徒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也今士風日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謾誇爲矯激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况天地合

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  
毋爲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恩  
於是益感奮 丁丑禁官民服舍器用踰制 行人楊爵使王府還  
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刀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  
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 三月張璠錄上郊  
祀考議一冊霍韜言分祀之說惟見周禮莽賊僞書不足引據夏言  
言周禮一書於祭祀爲詳故宋儒葉時謂郊丘分合之說以周禮爲  
定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宋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  
聖三議皆主合祭者以郊賚之費每傾府藏故耳亦未嘗以分祭爲  
非禮也今之議者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  
定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知大祝文乃太  
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合  
祭之說實自莽始苟周禮爲莽所僞作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

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邪韜素護前自遂帝方責韜罔上自恣不敢辨乃遺言書痛詆之復錄其書送法司言怒劾韜無君七罪并以其書進帝大怒下韜都察院獄而降璽書獎言賜四品服俸韜獄中上書祈哀璫亦再申救皆不納於是禮部集上羣臣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鋹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璫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尙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尙書方獻夫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祇奉敕諭折衷衆論分祀之義合於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請仍於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爲地壇專祀皇地祇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於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崙懋之孫也 時又議二祖配享帝降敕諭欲於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歲首奉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張璫翟鑾等言二祖分配於義未協且錄仁宗所撰敕諭並告廟文以進

帝復命集議於東閣皆執前議帝終以並配非禮諭閣臣講求璉等  
言古者郊與明堂異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北南郊而冬至  
太宗不與孟春太祖不與心實有所不安帝報曰天惟一天祖亦惟  
一祖大報天之祀止當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豈不可配天但開  
天立極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而配天止以后  
稷配上帝止以文王未聞爭辨功德也因命寢其議已而夏言復言  
二祖並侑二帝並配之非古帝報曰禮臣前引太廟不嫌一堂夫祀  
帝與享先不同此說無當仍命申議禮臣言南北郊雖曰祖制實今  
日新創請如聖諭俱奉太祖獨配大祀殿太祖所創而不得侑享於  
中恐太宗未安宜仍並配從之 帝謂日月照臨其功甚大太歲等  
神歲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義所未安遂定春秋分之祭如  
舊儀 丁巳皇后親蠶於北郊 夏四月桂尊復入閣 芒部之役  
既罷四川巡撫都御史唐鳳儀言烏蒙烏撒東川諸土官故與芒部

爲脣齒自芒部改流諸部內懷不安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  
雖自詭禽賊其心固望隴勝得一職以存隴後臣請如宣德中復安  
南故事俯順輿情戴金及貴州巡按御史陳講奏如鳳儀言部議從  
之革鎮雄流官知府以勝爲通判署府事 張璫等構朱繼宗獄坐  
楊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  
住一清聞命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疽發背卒遺疏言身被汗  
鱗死且不瞑帝令釋贓罪不問一清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羽書  
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己反薦揚之晚爲璫等所軋不  
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或比之姚崇云 丙戌振延綏饑  
帝念霍韜議禮功釋之令輸贖還職 五月羽林衛指揮劉永昌劾  
都督桂勇語侵桂萼及李承勛又劾御史廖自顯自顯坐逮己又訐  
兵部郎中盧襄等方獻夫請按治永昌毋令奸人以蜚語中善類帝  
不從獻夫遂求退帝亦不允 己亥更建四郊園丘於正陽門外五

里許大祀殿之南方澤於安定門外之東朝日壇於朝陽門外夕月壇於阜成門外命夏言監之 總河侍郎潘希曾築孫家渡隄成未幾河決曹縣希曾言黃河由歸德至徐州入漕故道也自弘治時始塞今河復故道患害已遠支流達於河臺淺涸無虞此漕運之利國家之福帝悅召希曾還 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工部尙書章拯言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百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濬海者議遂寢 延綏之饑也夏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爲己地至比之張綵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不平訐爵且辭新命帝乃止 初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李承勛言番爲海寇所侵日益內徙倘二寇交通何以善後乞聽王瓊便宜制置瓊乃集衆議且勦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遊擊將軍彭斌分布土馬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三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



十三族岷州西寧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刺卽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若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刺卽諸族震懼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族六月捷聞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言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瓊去相率乞臣奏留因具陳瓊功優詔獎之 癸亥立曲阜孔顏孟三氏學 秋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陛下以災變求言已旬月大小臣工率浮詞面謾蓋自靈寶知縣言河清受賞都御史汪鉉繼進甘露今副都御史徐瓚訓導范仲斌進瑞麥指揮張楫進嘉禾鉉及御史楊東又進鹽華禮部尙書李時再表請賀仲斌等不足道鉉瓚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壞風傷政帝責其妄言且令獻讜言善策時春惶恐引咎未對帝趣之時春乃上疏言當今之務最大者有四最急者有三最大者曰崇治本君之喜怒賞罰所自出勿以逆心事爲可怒則賞罰大公而天

下治曰信號令毋信一人之言必參諸公論毋狃一時之近必稽之久遠苟利十而害一則利不必興功百而費半則功不必舉如是而天下享安靜之福矣曰廣延訪宜倣古人輪對及我朝宣召之制使大臣臺諫侍從各得敷納殿陛間羣吏則以其職事召問之曰勵廉恥大臣宜待以禮取大節略小過臺諫言是者用之非者寬容之庶臣工自愛不敢不勵其最急者曰惜人才凡得罪諸臣其才不當棄其過或可原宜霽然發命召還故秩且因南郊禮成除謫戍之罪與之更始曰固邊圉敗軍之律宜嚴臨陳而退者裨將得以戮士卒大將得以戮裨將總制官得以戮大將則人心震悚而所向用命曰正治教請復古冠婚喪祭之禮絕醮祭禱祀之術凡佛老之徒有假引符籙依託經讖幻化黃白飛昇遐景以冒寵祿者卽賜遣斥則正道修明而民志定帝覽之益怒下錦衣衛獄掠治黜爲民 平和知縣王祿疏請建獻皇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祀不當考獻帝伯孝

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宮中備儲貳選疏奏  
卽棄官歸命巡按御史逮治亦斥爲民 張璫頤指百寮無敢與抗  
者夏言自以受帝知獨不爲下璫乃大害言寵言亦怨璫不右己有  
隙抗疏言方獻夫壞選法徙璫所惡浙江參政黃卿於陝西而用璫  
所愛党以平代邪回之彭澤踰等躡遷太常及他所私昵皆有迹疑  
獻夫交通賄賂疏入帝令卿等還故官獻夫及璫疏辨因引退帝重  
違璫獻夫意復令卿等如前擬 孫應奎劾方獻夫私其親故大理  
寺少卿洗光及彭澤等帝不聽 趙漢言內閣桂萼翟鑾稱病三月  
未嘗以曠職懇辭張璫久任政權亦未聞引賢共濟乞諭萼鑾亟去  
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以分璫任上摘其譌字詰之諭璫毋避  
趣赴閣璫因言漢忠謀宜令備列堪內閣者帝卽令漢舉所欲用漢  
惶恐言臣欲璫引賢無私主帝怒責漢對不以實趣以名上漢益懼  
言輔臣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預帝乃宥之奪俸一月 致仕

尚書伍文定卒 八月給事中薛甲言劉永昌以武夫劾冢宰張瀾以軍餘劾勳臣下凌上替不知所止願存廉遠堂高之義俾小人不  
得肆攻訐章下吏部方獻夫等請從甲言敕都察院嚴禁吏民毋得  
講張亂政并飭兩京給事御史及天下撫按官論事先大體毋責小  
疵帝方欲廣耳目周知百僚情僞得獻夫疏不懌報罷給事中饒秀  
言自劉永昌後言官未聞議大臣獨夏言孫應奎趙漢議及璉獻夫  
耳漢已蒙詰謹言應奎所奏皆用人行政之失甲乃指爲毛舉細故  
而頌大臣不已貪縱如郭勳亦不欲人言必使大臣橫行羣臣緘口  
萬一有逆人廁其間奈何奏入帝心善其言下吏部再議甲具疏自  
明帝惡其不埃部奏命削二官出之外部謂甲已處分不復議帝責  
令置對停獻夫俸一月郎官倍之 壬午免江西被災稅糧 甲申  
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  
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李時等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

詔可 九月汪鉉請造佛郎機礮發諸邊鎮從之 壬辰罷雲南鎮守中官 給事中高金言陛下臨御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歎大聖人作爲千古莫及乃真人邵元節誤蒙殊恩爲聖德累望削其封號奪其師李得晟贈祭庶異端闢正道昌帝大怒立下錦衣獄拷掠終以其言直釋之 僉都御史翟鵬巡撫寧夏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並羸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盡清占役使得迭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鵬盡復之會總兵官趙瑛失事鵬劾之爲所訐奪職歸 方獻夫兩疏引疾帝報允猶虛位以埃 四郊旣建帝命詞臣取洪武時舊樂歌一切更改夏言薦致仕甘肅行太僕寺丞張鶚命趣召之 致仕兵部尙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諡端敏世寧風格峻整居官廉疾惡若讐而薦達賢士如不及 黎譔死於清華子寧據其地仍僭帝號改元元和 冬十月帝欲輯郊禮爲成書

擢夏言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充纂修官 張璫言先師祀典

有當更正者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邊豆十二牲用  
犢全用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璫上疏如帝指國  
子監祭酒許誥亦請撤塑像用木主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  
徐階疏陳易號毀像之不可璫召階盛氣詰之抗辨不屈璫語塞怒  
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生於附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斥爲  
延平府推官帝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付史官璫作正孔廟祀典或  
問奏之并令禮部集議黎貫帥同官上疏曰聖祖初正祀典嶽瀆諸  
神皆去其號惟孔子如故良有深意自唐尊孔子爲文宣王已用天  
子禮樂宋真宗嘗欲封孔子爲帝或謂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而周  
敦頤則以爲萬世無窮王祀孔子邵雍則以爲仲尼以萬世爲王其  
辨孔子不當稱王者止吳澄一人而已且莫尊於天地亦莫尊於父  
師陛下敬天尊親不應獨疑孔子王號爲僭帝疑貫借此以斥追尊

皇考非大怒詆爲奸惡下法司會訊汪鉉言言官論事每挾衆以凌人請究倡議者明正其罪帝遂褫貫職王汝梅等言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明日進一說國家自此多事矣况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爲過帝斥其違旨以祀典說示之十一月辛丑禮部會諸臣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真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請改題神位曰至聖先師孔子去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及門弟子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皆去公侯伯之號遵太祖首定國子監規制製木爲神主仍擬大小尺寸著爲定式其塑像卽令屏撤春秋祭祀十邊十豆天下各學八簋八豆樂舞止六佾凡學別立一祠祀叔梁紇題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先賢某氏程珦朱松蔡

元定從祀稱先儒某氏從祀諸賢申黨卽申棖留棖去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康成服虔范甯祀於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宜增入詔悉如議行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 己酉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成大赦 時有白鵲之瑞許誥獻論司業陳震獻頌十二月給事中張裕謝存儒及馮恩並劾誥裕至比之祝欽明帝怒下裕獄謫福建布政司照磨存儒亦調邊方恩詆誥學術迂邪誥求罷帝曰恩所詆乃指前日去土偶用木主事也爾以是介意耶其爲帝眷寵如此誥進之子讚之兄也 文華殿東室有釋像帝以其不經命撤去奉皇師伏羲神農黃帝帝師堯舜王師禹湯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每春秋開講前一日行釋奠禮 改福建南詔千戶所爲詔安縣 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祠高禔祈聖嗣帝謂高禔雖古禮今實難行已而從之 初龍州知



府趙相卒州人立其子燧趙楷弒之州人又立燧族弟煖楷賂王守仁之客岑伯高言煖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令上思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與伯高比言楷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殺煖龍州大亂州目黃安等潛往田州購趙寶寶爲奴楊布家十三年矣安等行百金贖之言之督府林富謂楷勢已張毋持之急乃令楷攝職埃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乃諭楷令以印還寶寶謝以五千金腴田三十一村楷計寶弱易與遂聽命

十年春正月辛卯始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禮畢帝諭張璉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並配決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但奉太祖配 甲午更定廟祀告於太廟世廟并祧廟三主遷德祖神主於祧廟奉安太祖神主於寢殿正中遂以序進遷七宗神位丁酉帝詣太廟行特享禮 桂萼自被摧抑氣懾不敢復放恣居位數月屢引疾乙巳致仕 陳洸令人奏葉應勣獄時酷殺無辜

二十六人下巡按御史李美覆勘美言死者皆有狀非故殺許瓚等  
白應驄無罪帝特令戍遼東是獄也終始八載凡攻洸與治洸獄者  
無不得罪逮捕至百數十人天下惡桂萼輩奸橫益羞言議禮臣矣  
先是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及南京廟祭更建廟於都城西歲以  
仲春秋致祭二月丁卯以廟尙未成躬祭於文華殿 帝以禘祫義  
詢張璪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  
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典采酌  
先儒精微之論宜爲虛位以祀帝深然之中允廖道南言朱氏顓頊  
裔請以太祖實錄爲據禘顓頊詔禮部以言道南二疏會官詳議璪  
等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  
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爲正郎中張岳是言議言於李時曰不如爲皇  
初祖位毋實以人時大喜告璪璪不謂然以初議上帝令再議言復  
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帝并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

南向奉太祖配西向又請大禘三歲一行帝自爲文告皇祖定舉行以丙辛歲 甲戌免廬鳳淮揚被災秋糧 定祖陵曰基運山皇陵曰翊聖山孝陵曰神烈山顯陵曰純德山及天壽山並方澤從祀張璠以名嫌御諱請更壬午詔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之 三月改西苑土穀壇爲帝社帝稷墾苑中隙地爲田建亭曰豳風倉曰恆裕改築先蠶壇於西苑 先是大風晝晦帝憂邊事兵部尙書李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寧固原皆當警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糴貯以備緩急曩河西患土魯番今亦卜喇又深入兩寇雲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門庭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興曠日淹時恐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急用人理財俾邊鄙無虞帝深嘉納承勛沈毅有大略帝所信任自輔臣外獨承勛

與胡世寧大事輒咨訪二人亦孜孜奉國知無不言承勛廉官四十年家無餘貲其議大禮與世寧合世寧已卒及是承勛亦卒帝深嗟悼贈少保諡康惠賚予過常典 刑部郎中李瑜言誠意伯劉基宜侑享高廟封世爵如中山王達下廷臣議僉言高皇帝收攬賢豪一時佐命功臣並軌宣猷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往往屬基自劉廌隕世末裔凌替興滅繼絕宜在今日詔可之乃進基配享位六王之次 戊申罷四川分守中官 夏四月丁巳皇后親蠶於西苑 甲子 禘於太廟 五月壬子祀皇地祇於方澤 六月癸亥雷震午門角樓及西華門城樓柱 罷山西鎮守中官閏月己丑罷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鎮守中官帝習見正德宦侍之禍卽位後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初年給事中張紳巡撫都御史劉天和等交章請撤鎮守內臣帝未之從及李承勛

長兵部復因諫官李鳳毛言力請先後裁二十七人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餘年不復設內侍之勢惟嘉靖朝爲少殺云 先是詔許

六部歷事監生發廷臣奸弊有詹啓者許吏部侍郎徐縉下都察院訊啓語塞已論罪復許縉及通政陳經等再下都察院汪鉉力斥其妄會彭澤欲傾縉代之僞爲縉書抵張孚敬求解復甚孚敬劾縉賄己縉疏辨詔法司會錦衣衛訊許讚等卒論啓誣罔而縉行賄事莫能白坐除名帝嘉啓能奉詔言事竟宥其罪 乙未彗星見東井積

三十四日而沒李時請敕臣工修省令言官指陳利害興革帝以建言乃科道專責寢不行 時無賴子率持朝士陰事索貲財妄構事

端入奏諸司爲惕息軍人童源許中官張永造瑩犯天壽山龍脈復嗾其僕王謙等發永弟容違法事奸人張雄又爲謙等草奏詆許誥許讚汪鉉廖道南史道及黃錦輩數十人受容重賂源亦上疏助之鞠得實源等並戍極邊告許始少衰 致仕大學士謝遷卒年八十

三贈太傅諡文正

秋七月癸丑侍郎葉相振陝西饑

夏言恃帝

眷數以事訐張孚敬孚敬銜之言爲經筵日講官眉目疎朗美鬚眉音吐宏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欲大用之孚敬忌彌甚未有以發行人司正薛侃具疏言祖宗分封子弟必留一人京師司香有事居守或代行祭饗列聖相承莫之或改正德初逆瑾懷貳始令就封乞稽舊典擇親藩賢者居京師慎選正人輔導以待他日皇嗣之生此宗社大計未上以示彭澤澤與侃及言皆同年生而附孚敬知帝方祈嗣是疏觸帝諱欲興大獄以陷言乃給侃藁示孚敬因報侃曰張公稱甚善此國大事當從中贊之與爲期趣之上孚敬乃錄侃藁以進謂出於言請勿先發以待疏至帝許之侃猶豫澤頗趣之乃上帝震怒立下獄廷鞫究交通主使者侃備受拷掠獨自承累日獄不具澤挑使引言侃瞋目曰疏我自具趣我上者爾也爾謂張少傅許助之言何預孫應奎與同官曹汴揖孚敬避上疏言狀帝怒並下

言應奎汴錦衣獄命郭勛翟鑾及司禮中官會廷臣再鞫具得其實  
帝乃釋言等出孚敬密疏二示廷臣斥其伎罔御史譚纘端廷赦唐  
愈賢文章劾孚敬戊午帝諭法司令孚敬致仕侃爲民澤戊大同孚  
敬乃大慚去澤在朝專爲邪媚及敗天下快之 辛巳鄭王厚烷獻

白雀薦之宗廟

夏良勝嘗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藁凡議禮

諸疏具在爲讐家所發下獄論杖當贖八月獄上特旨謫戍遼東三  
萬衛踰五年卒於戍所 王福及錦衣衛千戶陳昇再請遷顯陵於

天壽山李時等力陳不可巡檢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  
制乃議改州爲府辛丑詔升安陸州爲承天府置鍾祥縣治焉又置

顯陵縣於純德山

九月乙丑西苑宮殿成設太宗位致祭宴羣臣

帝見兵部尙書王時中工部尙書蔣瑤席在外命移殿內而移皇親  
於殿右以讓瑤曰親親不如尊賢 南京御史張寅言張孚敬儉邪

蠹政不可悉數請追所賜封誥銀章之屬明正其辟并劾左都御史

汪鉉陰賊邪媚帝怒謫高唐州判官 丙寅李時兼文淵閣大學士

預機務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官尊反居鑾上兩人皆謙遜無齟齬侍郎夏言代時爲尙書去諫官未浹歲拜六卿前此所未有也時士大夫猶惡孚敬恃言抗之言旣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士大得公卿間聲帝制作禮樂多言所議時鑾取充位而已 壬申帝幸西苑御無逸殿召李時坐講無逸篇翟鑾講豳風七月詩郭勛及九卿翰林皆入侍講畢帝退御豳風亭賜宴 帝諭李時等以宗廟之制父子兄弟同處一堂於禮非宜太宗以下宜皆立專廟南向夏言言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宗廟重事始謀宜慎未報廖道南言文皇帝以下宜各建特廟於兩廡之地有都宮以統廟不必各爲門垣有夾室以藏主不必更爲寢廟第使列聖各得全其尊陛下躬行禮於太祖之廟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帝悅命會議言等言小其規模不合古禮臣下亦不可代主一廟之祭不可擬古諸侯卽先臣



邱濬謂宜間日一祭歷十四日而徧其說亦不可通請以木爲黃屋如廟廷之制依廟數設之設帷幄於其中庶幾展尊尊之敬不報初帝惡楊廷和疑廷臣悉其黨乃用桂萼方獻夫爲吏部尙書獻夫去帝不欲授他人久不補是秋有詔召還獻夫疏辭舉梁材汪鉉王廷相自代帝手詔褒答遣行人蔡黻趣之黻及門獻夫潛入西樵以疾辭乃召王瓊代之 吏部侍郎唐龍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振濟齎帑金三十萬以行龍奏採荒十四事報可 冬十月帝議於奉先殿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言按左傳龍見而雩蓋已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爲百穀祈膏雨也通典曰已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祭於南郊之傍先臣邱濬謂此禮不傳遇有旱暵輒假異端之人爲祈禱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劫制誣亦甚矣臣請自祈穀以後至於四月苟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陛下躬行禱祝乃建崇雩壇於圜丘泰元門之東爲制一

成奉太祖配 工部郎中陸時雍言良鄉盧溝河涿州琉璃胡良二河新城雄縣白溝河河間沙河青縣滹沱河下流皆淤宜以時濬使達於海詔巡撫都御史周期雍議之 十一月戊辰免陝西被災秋糧 帝以皇嗣未建命邵元節建醮於欽安殿夏言爲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侍郎顧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且列上壇中應行事帝優詔褒答悉從其請詞臣以青詞結主知由鼎臣倡也 舊制軍功論敘有生禽斬首當先殿後奇功頭功諸等其後濫冒日多兵部尙書王憲定軍功襲替格自永樂至正德酌其輕重大小之差臚析以上詔著之會典爲成式 丁丑遣行人齎敕召張孚敬 御史喻希禮言陛下祈嗣禮成瑞雪遂降臣以爲招和致祥不盡於此往者大赦今歲免刑臣民盡沾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乞量移近地或特賜赦免則和氣薰蒸前星自耀帝大怒曰謂朕得罪諸臣至遲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議未上御史石金亦言陛下 一日萬幾

經理勞瘁何若中涵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始以九卿之詳度繼以內閣之諮謀其弗協於中者付之臺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本充固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王守仁首平逆藩繼靖巨寇乃因疑謗泯其前勞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守仁功寬諸臣罪則太和之氣塞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卽古奸臣導其君不親政之意其并察奏夏言等言二人無他腸請帝寬恕帝益怒十二月戊子下希禮金錦衣衛獄責言等陳狀言等伏罪宥之希禮金竟謫戍邊衛帝召李時翟鑾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產當乎時鑾皆北人與中官合時曰所擬不中律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不合三尺法何以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鑾乃曰陛下卽天也春秋生殺何所不可帝卒從重擬南京御史馬敷等十人劾吏部尙書王瓊詆爲先朝遺奸帝大怒盡逮敷

等下錦衣獄給事中魏良弼救之并下獄瓊言臣在正德朝敷等尙未通籍何由熟臣履歷蓋臣讐陰嫉敷等論阻請罷臣以快諸人憤帝慰喻之未幾敷等亦還職 禮部主事田汝成言陛下以青宮久虛祈天建醮復普放生之仁凡羈蹄鍛翮禁在上林者咸獲縱釋顧使囹圄之徒久纏徽纆衣冠之侶流竄窮荒父子長離魂魄永喪此獨非陛下之赤子乎望大廣皇仁悉加寬宥忤旨切責停俸二月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祈穀於圜丘帝有疾不能親始命郭勛攝事給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間或有故寧展至三月蓋以郊祀禮重不宜攝以人臣請埃聖躬痊改卜吉日行禮不從 大計天下庶官謫富民典史王準閑住孫應奎言汪鉉爲張孚敬修卻誣準不謹乞復準官責鉉爲黨比戒章下吏部王瓊亦言準當黜乃謫應奎高平縣丞 提督南贛都御史陶諧言守令遷太驟宜以六年爲期言官忤旨當優容養病官才力

堪任者毋終棄時馬馱等被逮而新例養病久者率不復收用故諧以爲言又奏今天下差徭煩重既有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諸役乃編審里甲復徵曠丁課及供億諸費乞皆罷免帝採納之 二月

戊戌免湖廣被災稅糧 陽春賊趙林花陷高州府 三月小王子

乞通貢未得命怒遂擁十萬騎入寇唐龍請許之帝不聽龍連戰頗有斬獲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西北邊者甚衆吉囊與俺答皆小王子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爲諸部長相率躡諸邊 張孚敬復入閣事取

獨裁李時等不敢有所評議而夏言益用事孚敬亦不能專恣如曩時矣 夏四月太僕寺卿何棟治滹沱等河棟請於藁城張村至晉

州築堤十八里濬滹沱河故道使由晉州紫城口之南入寧晉泊會衛河入海濬真定鴨沙磁三河及唐河故道築河間決口濬渾河下流淤沙以通胡良琉璃二河郎中徐元祉言畿輔諸水利順天利害

相半真定利多於害保定害多於利河間全受其害弘治間嘗築長堤排決口旋即潰敗今惟疏濬可施其策凡六一濬本河俾河身寬濶使諸水皆南合滹沱北合白溝一濬支河令經大清河從紫城口入經文都村從涅槃口入經白洋淀從藺家口入經章哥窪從楊村河入以納細流一濬決河每衝量存一口復濬令合成一渠以殺湍急備淫溢一濬淀河令淀淀相通下有所洩一濬淤河占據曲防者抵罪一濬下河諸河一出青縣一出丁字沽相匝於苑家口施工必由此始並從之自後數十年水頗戢無大害 辛卯封常元振爲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元振復之曾孫性濬之孫繼坤炳之子也 韓府襄陵王五世同居門內雍肅賚羊酒文幣 起致仕工部尙書趙璜故官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諡莊靖 驗封郎中李默爲武會試同考官五月宴兵部默據賓席欲坐尙書王憲上憲劾其不遜謫寧國府同知 帝復遣使召方獻夫云將別

用獻夫乃就道丙子命以故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賜銀章如故 六月壬午免畿內被災秋糧 甲申封劉瑜爲誠意伯 廣東海寇陳邦瑞許折桂等突入波羅廟欲犯廣州爲指揮李整所蹙邦瑞投水死折桂還所執指揮二人乞就撫總督侍郎陶諧居折桂等東莞編爲總甲使約束其黨五百人爲新民兵部以降賊羣聚恐乘隙爲變令解散其黨諧尋檄副總兵張祐討趙林花祐深入多所斬獲忽中危疾卒軍中爲哀慟祐身長八尺智識絕人馭軍有節制與下同甘苦不營私產性好書每載以自隨軍暇卽延儒生講論嘗過烏蠻灘謁馬伏波祠太息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題詩而去田州人立祠橫山祀之 河決魚臺 方獻夫家居引體自尊監司謁見輒稱疾不報家人姻黨橫於郡中鄉人屢訐告僉事龔大稔聽之獻夫還朝屬大稔會大稔坐事落職疑獻夫爲之秋七月上疏列其不法數事詞連霍韜獻夫疏辨帝方眷獻夫逮大稔下獄削其籍 吏

部尚書王瓊卒命方獻夫掌部事贈瓊太師謚恭襄當正德嘉靖之際瓊與彭澤並有才略相中傷不已而瓊險伎獨不爲公論所予然在兵部時功多其督三邊也人以比楊一清 戊辰免南畿被災夏稅 八月己卯彗星見東井長尺許後東北行歷天津漸至文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凡一百十五日始滅 戊子敕羣臣修省 歷代帝王廟成名曰景德崇聖之殿壬辰親祭嗣後歲遣大臣行禮凡子午卯酉祭於陵寢之歲則停秋祭 帝心疑大臣擅政張孚敬因求罷給事中魏良弼引占書言彗星晨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并奸人在側孚敬專橫竊威福致奸星示異亟宜罷黜孚敬言良弼以濫舉京營官奪俸由臣擬旨挾私報復帝皆報聞給事中秦鼇言孚敬妬賢病國強辨飾奸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擬旨不密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權在其掌握帝是鼇言令孚敬自陳狀辛丑許之致仕李時請給廩隸敕書不許再請僅得馳傳而已 德王祐



榕嘗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又請白雲等湖會戶部議王府所請山場湖陂斷自宣德以後者皆還官詔允行山東巡撫都御史邵錫言德府莊田俱在革中與祐榕相訐奏錫持之益急儀衛司軍額千七百人逃絕者以餘丁補錫謂非制檄濟南知府楊撫籍諸補充者勿與餉軍校大譁毀府門詔逮問長史楊毅楊孟法戍儀衛副薛寧及軍校陶榮諭王守侯度毋徇羣小滋多事議者謂錫故激致其罪不盡祐榕過云 九月戊申帝召見李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乏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慎刑罰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答之然卒不能用也 丁巳振陝西饑 魏良弼復偕同官劾吏部尙書汪鉉帝方向鉉奪良弼俸鉉與張孚敬俱恨之 冬十月起聶賢爲工部尙書毛伯溫張潤汪天啓李珣閔楷以次收錄惟臺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 戊寅編修楊名應詔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切直帝銜之而答旨稱

其納忠令無隱甲申名復言吏部諸曹之首尙書百官之表而汪鉉  
小人之尤也武定侯郭勛奸回險譎太常卿陳道瀛金贊仁麤鄙酣  
淫數人者羣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是聖心之偏於喜也諸臣  
建言觸忤者心實可原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爲請卽荷嘉納而  
吏部不爲題覆臣所謂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罪諸臣羣情  
以爲當宥而陛下不終宥是聖心之偏於怒也真人邵元節猥以末  
術過蒙采聽嘗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  
徒有昏夜乞憐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冊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  
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疏入帝震怒卽執下錦衣衛獄拷  
訊鉉疏辨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和黨輒思報復故  
攻及臣臣爲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輒病臣操切且  
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  
命所司窮詰主使名數瀕於死無所承言曾以疏草示同年生編修

程文德乃并文德下獄詔書責主謀者益急兵部侍郎黃宗明言連坐非善政今以一人妄言必究主使廷臣孰不懼況名榜掠已極當嚴冬或困斃將爲仁明累帝大怒謂宗明卽其主使並下獄前沔陽州判官黃直言各以直言置詔獄非所以體羣臣宗明以論救與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亦下獄法司再擬各罪皆不當上指特詔戍瞿塘衛直戍雷州衛謫文德信宜縣典史宗明福建右參政 鞏昌王寘劄裁慶邸宮妃薪米取邸中金帛萬計台浚子竊攢幼失愛於父逃寘劄所寘劄造台浚謀逆謠語使人誘竊攢吟誦圖陷台浚自立懷王妃王氏奏寘劄裁減衣食至不能自存豐林王台瀚亦欲陷寘劄發其瀆亂人倫諸罪驗實廢爲庶人幽高牆廷議謂台浚父子乖離徙之西安而封竊攢世子視府事 御史郭子弼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爲木今者彗出於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臣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山西及真定諸府之採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松

常鎮五府方有造輓之役民間耗費不貲窰戶逃亡過半而廣東採珠之故激民爲盜致攻劫會城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悉停罷則彗沒而前星耀矣戶部尙書許讚等請聽子弼言帝怒曰採珠故事也朕未有嗣以是故耶責讚等附和黜子弼爲民 馮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而極論張孚敬方獻夫汪鋐三人之奸謂孚敬剛惡兇險媚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獻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讐靡所不至昨歲僞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倨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尙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遣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不止若鋐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爲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

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鍥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鉉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恩曰受榜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并逮邦輔下獄 寇掠西海過寧夏巡撫都御史楊志學議發兵邀之總兵官周尙文不從劾解職 免山東被災稅糧振山西饑 十一月甲寅四川巡撫都御史宋滄獻白兔羣臣表賀 南京右都御史萬鏗應詔陳八事中言人邪正相懸而形迹易混其大較有四人主所取於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惡於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黨曰矯激而正臣之守成法卹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治天下貴實不貴文今陛

下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矣而於理財用人安民講武之道或有缺焉願輟聲容之繁飾略太平之美觀而專從事於實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幽錮已久乞量加寬錄帝大怒斥爲民令吏部錮勿用 十二月己亥免畿內被災稅糧

十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副都御史王應鵬坐事下錦衣衛獄魏良弼言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繫大臣帝怒并下獄獄卒見良弼訝曰公又來耶爲垂涕尋復職應鵬閒住 丙午河南巡撫都御史吳山獻

白鹿羣臣表賀自後諸瑞異表賀以爲常 帝復思張孚敬丙辰遣

鴻臚齋敕召之 蒲州諸生秦鏗伏闕上書言孝宗之統訖於武宗

則獻皇帝於孝宗實爲兄終弟及陛下承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張孚敬議禮乃別創世廟祀之使不得預昭穆之次是幽之也又謂分祀天地日月於四郊失尊卑大小之序去先師王號撤其塑像損其禮樂增啓聖祠皆非聖祖之意請復其初帝得奏大怒責以

毀上不道下詔獄嚴訊令供主謀鏜服妄議希恩實無主使者乃坐妖言律論死繫獄 免浙江河南被災稅糧 二月乙酉振雲南饑

致仕尚書孫交卒

吉囊居河套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

用牛皮爲渾脫渡入山後邊臣有備乃以五萬騎西襲亦不剌卜兒孩兩部大破之卜兒孩爲莊寧邊患久亦郎骨土魯番諸蕃皆苦之嘗因屬番帖木哥求貢市朝廷未之許至是唐龍以卜兒孩衰敗遠徙西海獲寧請無更議款事吉囊旣破西海旋竊入宣府永寧境大掠而去俺答亦自豐州入河套爲患 帝移馮恩刑部獄欲坐以上

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毀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帝大怒曰恩非專指孚敬三臣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鬻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雜職而論恩死奪宋邦輔職恩疏詆時中時中顧以寬恩得罪時稱長者邦輔歸躬耕養親妻親操井臼子樵

牧歲與田夫會飲醉卽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其門者屏輿從而後入焉 三月丙辰釋奠於先師孔子 夏四月張孚敬復入閣與汪鋹修前卻以考察後科道官互糾奏上十一人而魏良弼等不與擬旨切責令吏部再考乃別糾二十六人削良弼籍謫葉洪秦鼈縣丞中外大駭時鄭洛書亦被劾落職饒秀爲御史所劾無所泄憤復訐洛書及御史浦鋹王重賢張祿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郎余允緒等浦鋹等皆坐罷 顧鼎臣請令曾子後授五經博士比三氏子孫從之 析廣西宣化縣地置隆安縣 五月西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入貢稱王者百餘人夏言論其非張孚敬等言西域諸王疑出本國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稱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卽據所稱答之若驟議裁革恐人情缺望言與王憲言諸國稱王者弘正間率一人多不過三人至嘉靖二年八年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數已滋多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



實前此所未有弘治時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  
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  
加詰讓是時貢使多黠悍習知中國情且憾邊吏之侵剋屢訴之禮  
官却不問中官陳浩嘗鎮甘肅令家奴王洪多索名馬玉石一日番  
使遇洪於途卽執詣官以證實其事言等以事關國體須大有處分  
以服遠人之心乃命三法司錦衣衛及給事中各遣官一人赴甘肅  
按治洪迄獲罪 四川黑虎五砦番反圍長安諸堡烏都鶻鶻諸番  
繼叛松潘副總兵何卿討平之 六月辛巳彗星復見昴畢間張孚  
敬乞避位不許 趙府輔國將軍祐棨招亡命殺人劫奪積十餘年  
莫敢發巡按御史王儀偕吳山奏之奪爵禁錮甫三月儀出爲蘇州  
知府祐棨潛入都奏儀摺撫并許都御史毛伯溫以私憾入己罪且  
言臣嘗建醮祈皇嗣爲知府王天民訕笑請并按問帝心知祐棨罪  
而悅其建醮語爲遣使覆按解儀伯溫任下天民獄使者奏儀不誣

第祐掠罪在赦前宜輕坐帝終憐祐掠愛已復其爵除儀名伯温閒住山天民謫降終嘉靖世多以誹謗齋醮獲重禍自祐掠訐奏始秋七月詔簡六部官爲翰林衆首擬禮部主事王慎中張孚敬欲一見辭不赴乃用唐順之等數人吏部侍郎席春欲召還楊維聰陳沂汪鉉不可遂有隙春書之第也 馮恩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南京兵部尙書王廷相入爲左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帝不聽比朝審汪鉉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鉉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鉉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鉉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恩曰患難相卹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鉉不已鉉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益厲廷

相曰馮御史無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豈今日破祖宗法  
又好謂鉉公當惜大體不可以私怒廢公義夏言曰此豈冢宰私家  
耶鉉稍止然猶暑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歎曰是御史  
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母吳氏擊登  
聞鼓訟冤不省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未以皇子生詔赦天  
下刑部郎中李遂請列大禮大獄諸臣於赦令中尙書聶賢懼不敢  
遂乃與同官盧薰請於王廷相廷相從之已而竟報罷 王廷相請  
以六條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九月廷相取張  
孚敬汪鉉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 汪鉉有所推  
舉不復與席春議春怒詬鉉鉉訐春前附楊廷和排議禮諸臣詔落  
職 趙林花等攻廣州與德慶賊鳳二全相倚爲患庚戌陶諧討破  
百二十五砦巢賊平帝曰諧功足錄第前縱患者誰乃僅賚銀幣  
巡撫四川都御史楊守禮嘗坐事謫敘州通判爲僉事張文奎所辱

及爲巡撫而文奎爲參議恐守禮修郤以先所撫事奏詔俱解職

帝念黃宗明議禮功召爲禮部右侍郎 冬十月癸酉追復楊一清

官 先是命岷世子譽榮理府事譽榮上疏懇辭謂臣坐享尊榮而

父困苦寂寞臣心何安且前曾舉臣弟善化王譽桔廷議以子無制

父理奏寢不行臣亦人子也獨不愧臣弟乎帝覽疏憐之賜彥汰冠

帶理府事 大同總兵官李瑾浚天城左孤店濠四十里趣工急乙

亥卒王福勝等作亂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代王充耀走宣府倣

奏瑾激變王憲言首亂當誅餘宜散遣張孚敬意主用兵憲不敢堅

前議帝乃以樊繼祖代倣而命宣大總制侍郎劉源清總兵官卻永

討之源清榜令解散有五堡變處之過寬語五堡遺孽大懼 初興

國太后以藩妃入昭聖皇太后猶以故事遇之及帝朝昭聖昭聖待

之又倨帝銜之指揮司聰者爲建昌侯張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

之急遂與董景子至謀訐曹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

之令聰子昇焚聰屍而折所負券昇噤不敢言常憤詈至至慮事發  
乃撫聰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帝遂欲以謀反族張  
氏昭聖太后窘迫無所出皇子生請入賀帝謝不見使人請不許張  
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帝手敕曰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孝  
宗皇帝守高皇帝法卿慮傷伯母心豈不慮傷高孝二廟心耶孚敬  
復奏曰陛下嗣位時用臣言稱伯母皇太后朝臣歸過陛下至今未  
已茲者大小臣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以重陛下過耳夫  
謀逆之罪獄成當族誅昭聖獨非張氏乎陛下何以處此刑部上延  
齡獄言謀不軌無驗而嘗買沒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  
殺婢及僧丙子論延齡死革其兄昌國公鶴齡爵謫南京錦衣衛指  
揮同知謂聶賢輕縱奪其俸 流星起中台近濁尾跡化爲白氣大  
小流星縱橫交行不計其數自四更至曉乃息 皇子薨謚哀沖太  
子 御史郭宗皋上疏勸帝惇崇寬厚察納忠言勿專以嚴明爲治

帝大怒下錦衣衛獄杖四十釋之 十一月己亥朔振遼東災 劉源清師次陽和潘倣等密捕亂卒杖死十餘人繫賊首王堡等七十餘人以獻請旋師源清懲胡瓚事不欲已以囚屬御史蘇祐囚妄言前總兵朱振失職首亂且多引無辜源清遣參將趙綱入城大索城中訛言城且屠亂卒遂鼓噪殺千戶張欽會僉事孫允中自源清所至諭源清意撫慰之始定振前爲亂卒所擁實不反詣源清自明不能白發憤自殺卻永兵至城下大掠五堡遺孽遂盡反迎戰殺遊擊將軍曹安官軍攻據四關晝夜圍擊亂卒出前參將黃鎮等於獄奉爲帥死守倣與鎮國將軍俊懔等登城止毋攻俊懔出見永請緩兵皆不聽允中繼城出言將士妄殺狀源清叱曰汝爲賊遊說耶欲囚之允中不敢歸源清因多設邏卒遏王府及有司軍民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帝命兵部侍郎錢如京都督江桓統京軍八千往已悟大同重鎮不宜破壞罷弗遣專責源清永討賊倣馳疏言將士妄殺激

變速旋師亂可已源清亦詆倣媚賊張孚敬主源清顧鼎臣黃綰言  
用兵謬帝不能決 慮囚帝又欲殺張延齡張孚敬言昭聖皇太后  
春秋高猝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  
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主非一若今愛死囚令主矣當悔不從廷和  
事敬皇帝耶帝故爲重語喝止孚敬而延齡終昭聖世得長繫 癸  
丑翟鑾以生母憂去 兵部侍郎寇天敘卒 乙丑祀天於南郊復  
命郭勛攝事 十二月己卯吉囊犯鎮遠關寧夏總兵官王效副總  
兵梁震敗之於柳門又追敗之於蜂窩山蹙諸河斬首百四十有奇  
溺水死者甚衆 黎寧爲莫登庸所攻竄占城界國人立其弟憲改  
元光照 大同圍久大困毀王府及諸解舍供饟兵部復下安撫令  
劉源清亦樹幟招降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出見乞通  
樵採路卻永許諾翌日採薪者出永悉執之城中人益懼叛卒復羣  
聚勾外寇爲助

明紀卷第二十

...

...

...

...

...

...

...

...

...

...



明紀卷第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簞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四

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十三年春正月永遇之大敗而遁叛卒遂引寇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城中人聞之皆巷哭明日外寇攻東南二關叛卒與犄角官軍殊死戰互有殺傷寇知叛卒不足賴倒戈擊之大詬而去是時寇游騎南掠至朔應源清請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之已得一意攻城王憲請從之帝不許 癸卯廢皇后張氏居別宮 壬子立德妃方氏爲皇后舊制立后謁內廟而已至是下禮臣議廟見禮禮臣遂擬儀注以上是日帝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朝 劉源清百道攻穴城爲毒煙薰死者相藉二月復請壅水灌之帝大不懌以兵部侍郎張瓚往代

督饜郎中詹榮有智略善應變叛卒掠城中無敢犯者外圍益急榮密約都指揮紀振游擊將軍戴濂鎮撫王寧同盟討賊察叛卒馬昇楊麟無逆志乃陽令寧持官民狀詣源清所爲叛卒乞原而陰以榮謀告請宥昇麟死昇三千金俾募死士自効會源清已罷樊繼祖許之昇麟結心腹禽首惡黃鎮等九人戮之榮開城門延繼祖入復捕斬二十六人亂遂定己丑瓚至麾兵退二舍鼓吹入城大集文武將吏置酒高會賞有功而還 辛卯代王充燿返國 吉囊俺答犯延綏梁震敗之黃甫川 閏月王廷相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詔解徐鵬舉兵柄 武平侯陳熹卒吏部言熹曾祖友征苗功多冒濫請停襲帝不從丙寅命熹子大策嗣侯 大同叛卒未盡獲軍民瘡痍甚代王充燿請遣大臣安輯疏下禮部夏言遂極詆前用兵之謬請如王言語多侵張孚敬孚敬怒力持王疏不欲遣帝委曲諭解令孚敬與言交好三月壬申命黃綰往

大同振被兵者且令察軍情勘功罪得便宜行事孚敬以議不用稱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請益力帝報曰卿無疾疑朕耳孚敬復上奏不引咎且歷詆同議禮之桂萼方獻夫霍韜及綰帝詰責之乃復起視事 代府輔國將軍成鐫言雲中叛卒之變幸獲銷弭究其釁

端實貪酷官吏激成之臣慮天下之禍隱於民心異日不獨雲中而已指陳切直下廷臣飭行成鐫兄成銀有孝行時以爲二難 乙酉

吉囊犯響水堡參將任傑擊敗之 夏四月時享太廟先有詔遣郭

勛代給事中張選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不歆非類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民知非得已茲孟夏

之祭更不親行則跡涉怠玩如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

先期告廟陛下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夏言等言代祭之文載之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疾當慎無異於

祭選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選

闕下杖八十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杖折者  
三曳出已死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繞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  
夕鏡成明旦分賜百官而選出家人投良劑得甦帝竟削選籍選居  
職甫三月遽以言得罪名震海內 釋高牆庶人長鑿齊庶人博曾  
孫也 方獻夫飾恬退名連被劾中忍雖執大政氣厭厭不振居職  
二歲三疏引疾己酉帝優詔許致仕獻夫與張孚敬桂萼共事持論  
頗平恕人不甚惡之 黃綰馳至大同宗室軍民牒訴官軍暴掠者  
以百數無告叛軍者縮一無所問以安其心有爲叛軍使韃靼歸者  
縮執戮之反側者復相煽縮大集軍民曉以禍福懼害者陳牒縮陽  
不問而密以牒授給振官按里覈實一日捕首惡數十人卒尙欽殺  
一家三人懼不免夜鳴金倡亂無應者遂就禽縮復圖形購首惡數  
人軍民乃不復虞註誤縮令有司樹木柵設保甲四隅創社學教軍  
民子弟城中大安 六月甲子南京太廟災南京禮部尙書湛若水

請權將太廟香火并於奉先殿重建太廟補造歷聖神主帝召夏言與羣臣集議言等言子孫之身乃祖宗所依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於此則祖宗神靈自當陟降於此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當合併供奉如常太廟遺址當做古壇墀遺意高築牆垣謹司啓閉以致尊嚴之意從之帝欲改建九廟言因言京師宗廟將復古制而南京太廟遽災殆皇天列祖佑啓默相不可不靈承者帝悅詔春和興工 馮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 秋八月壬子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花馬池王效梁震拒之不得入轉犯乾溝震分兵擊大破之寇趨固原總兵劉文力戰乃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寧效方敗別部於鼠湖追至沙河疾移師往援破之安定再破之靈州先後斬首百五十餘級唐龍以大捷聞而巡按御史奏諸將失事罪給事中戚賢往勘言安定會寧多殺掠文當罪然麾下卒僅八千倍道蒙險攫八九萬方張之寇殊死戰宜以功贖震乾溝效鼠湖沙湖安定靈州之戰

以孤軍八百當寇萬餘功俱足錄龍亦善調度詔文奪職效震賚銀幣龍一子入監是役功多執政尼之故賞薄御史周鈇以爲言龍效震各增俸一等乾溝凡三十里當敵衝震濬使深廣築土牆其上寇不復輕犯 九月夏言等議於太廟南左爲三昭廟與文世室而四右爲三穆廟具圖進帝以世室尙當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殿寢視羣廟崇廣報可 黃綰還朝列上文武將吏功罪極詆劉源清卻永言源清實罪魁劾其婪賄不貲狀張孚敬王憲庇源清陰抑綰曾忬等言宸濠亂源清有保障功當蒙入議之貸綰累疏論帝亦意嚮之下忬等錦衣獄源清永皆被逮滅死斥爲民 冬十月享太廟命顧鼎臣霍韜捧主二人有期功服當辭乃上言古禮諸侯絕期今公卿卽古諸侯請得毋避夏言極詆其非乃已時言氣漸驕禮部郎中張元孝李遂與小忬卽奏謫之 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應詔陳三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下風俗之不正由於人心之壞人心之

壞患得患失使然也今天下刻薄相尙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於上學者日壞於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唯陛下赫然矯正勿以詭隨阿比者爲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爲不肖勿以私好有所賞勿以私惡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謙受以來忠讜更敕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爲盛所言或傷於激切而放逐旣久悔悟日深當宥其旣往以次錄用死者則卹之仍令大小臣工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三慎舉動以存大體立國者在敬大而不遺故舊蓋任之旣重則禮之宜優今或忽然去之忽然召之甚至嬰三木被箠楚何以勵臣節哉臣愚以爲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以禮使退如素行無缺偶以一時喜怒輒從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天下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延齡憑寵爲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時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區區腐

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恐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頃勅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爲南京太廟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絀舉贏之會亦宜酌量緩急而爲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謂世龍訕上庇逆械繫至京下詔獄拷掠獄具廷杖八十斥爲民世龍家居五十年自養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爲治衣冠葬之邵元節乞假還山中途上奏言爲大學士李時弟員外郎收所侮時上章引罪收下獄獲譴比元節還舟至潞河命中官迎入賜蟒服及闡教輔國玉印 十二月巡按直隸御史李新芳疑廣平知縣謀己欲扶之知府爲之解並欲執知府發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貳皆走一城皆空巡撫保定都御史周金發其罪狀下刑部黜官 黃河南徙歷濟徐皆旁溢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疏汴河自朱仙鎮至飛雲



橋殺其下流疏山東七十二泉自島尼諸山達南旺河濬其下流役夫二萬不三月訖工故事河南八府歲役民治河不赴役者人出銀二兩天和因歲饑請盡蠲旁河受役者課遠河未役者半之詔可監督倉場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賊訐奏下法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饕於國計無補請悉撤回

十四年春正月壬申罷督理倉場中官 從張孚敬議改文世室稱

太宗廟 丙戌莊肅皇后崩禮部上喪儀有素冠素服經帶舉哀及

羣臣奉慰禮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又迫聖母壽且朕服青諸儀再擬夏言等言莊肅皇后喪禮在臣民無容擬議惟陛下既以嫂叔絕服羣臣成服後不敢以素服見陛下請暫罷朝參帝許之又諭莊肅皇后事宜與累朝皇后不同無几筵之奉當卽行祔廟令皇后攝事於內殿及議謚張孚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

用二字或四字李時曰宜用八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言集衆議  
因奏曰古人尚質證法簡稱其行後人增加臣子情也生今世宜行  
今制大行皇后宜如列聖元后二四及八於禮無據帝不從命再議  
羣臣請如孚敬言帝曰用六合陰數焉於是上諡孝靜莊惠安肅毅  
皇后 戚賢之未奉使也以時當大計外吏大計罷者例永不用而  
言事諸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錮之因先事言所黜有未當宜聽言  
官論救帝稱善從其請已而參議王存韋商臣言事忤要人前給事  
中葉洪劾汪鉉被謫果在黜中給事中薛宗鎧據賢疏伸救鉉持不  
可賢還朝以鉉恣橫實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輔臣孚敬布腹  
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卽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  
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爲洪等辨救孚敬乃曲庇  
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鯀方命之罪放流  
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之帝內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鉉意洪等竟

不復 二月己亥作九廟各爲都宮有殿有寢太祖廟寢後有祧廟  
奉祧主藏焉 丁未禁冠服非制 編修唐順之以疾告張孚敬持  
其疏不下或言順之欲遠孚敬孚敬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  
復敘 帝問夏言清明節旣遣官上陵內殿復祭似涉煩複言因言  
上陵及奉先殿皆沿前代故事上陵以清明中元冬至中元俗節事  
本不經冬至旣行大報配天之禮則陵事爲輕請罷冬至上陵而移  
中元於霜降惟清明如故仍輟二節內殿之祭從之 吉囊寇榆林  
殺參將魏祥 三月戊子葬孝靜皇后於康陵 初遼東諸衛所每  
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牧地五十畝巡撫都御史呂經損餘丁  
之二編入均徭冊盡收牧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趣過當己丑諸  
軍詣經乞罷役都指揮劉尙德叱之不退經呼左右榜訴者卒遂爭  
毆尙德經竄花馬寺幽室中亂卒毀府門火均徭冊搜得經裂其冠  
裳幽之都司署巡按御史曾銑行部金復聞變急檄副總兵李鑑罷

經苛虐事爲亂軍乞赦下都察院議王廷相等言亂卒抗軍令辱大  
臣赦之恐士氣益驕無以懲後詔下兵部再議皆是銑言乃詔經還  
以都御史韓邦奇代爲巡撫 張孚敬有疾帝遣中官賜尊牢而與  
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才以叢怨狀已又遣中官賜藥餌手  
敕言古有翦鬚療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賜卿孚敬幸得溫諭  
遂屢疏乞骸骨夏四月甲午致仕命行人御醫護歸 召費宏復入  
閣 呂經至廣寧都指揮袁璘將剋諸軍草價爲辦裝丙午悍卒于  
蠻兒等復爲亂執經裸而置之獄虐辱之脅鎮守中官王純等奏經  
十一罪帝務姑息將逮經黃宗明言前日遼陽之變生於有激今重  
賦苛徭悉已釐正廣寧復變又誰激之法不宜復赦請令新撫臣韓  
邦奇勒兵壓境揚聲致討取其首惡用振國威帝不從命邦奇與山  
西巡撫任洛換任而遣官校逮經亂卒復置官校於獄大理寺丞林  
希元言其事帝命驗狀皆諱之希元坐貶經逮至下錦衣獄謫戍茂

州 撫順卒縛指揮劉雄父子 五月工部侍郎林庭楫勘遼東兵  
變庭楫瀚之子也 馮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言臣父幼而失

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  
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氏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  
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  
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  
憫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  
爲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聶賢王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  
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戍  
之邊徼六月宥恩死遣戍雷州 吉囊犯大同總兵官魯綱禦卻之  
遼軍亂卒聞林庭楫將至懼首惡趙勗兒潛詣廣寧與于蠻兒合  
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衆爲亂爲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  
囚欲俟庭楫至閉城門爲變而曾銑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爲惡者姓

名密授諸將秋七月甲申劓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銑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爲亂今首惡宜急誅乃召還庭榻命銑勘實斬諸首惡懸首諸城全遼大定 帝問遼東將於李時時薦馬永且曰其家衆足用也帝曰將

須文武兼寧專恃勇乎時曰遼土新定須有威力者鎮之八月以永爲遼東總兵官 三邊闕總制帝召費宏李時同對宏薦姚鏐時亦

助之遂命以兵部尙書往已而鏐辭帝不悅仍落職閒住薦者至二十疏不復用 乙巳詔九卿會推巡撫官著爲令 先是御史曾種

戴銑劾聶賢及南京尙書劉龍等九人汪鏞覆奏盡留之帝召李時言鏞有私留三人而斥其六薛宗鎧與同官餘姚孫應奎言鏞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鏞疏辨乞休帝不許給事御史翁溥曹達等相繼劾鏞鏞又抗辨且極詆宗鎧等挾私誦復言鏞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諍臣杜口已三年蔽

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九月己未朔帝果罷鉉而責宗鎧言不早又惡紳諍臣杜口語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等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紳一桂爲民鑄應奎溥達等級調外宗鎧紳竟卒紳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不變 冬十月戊申費宏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宏承張孚敬桂萼操切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李時遂獨相鎮以安靜每便殿召對議論恆本忠厚帝嘗問太倉所積幾何時對曰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 巡撫南贛都御史陳察乞休因薦前都御史萬鏗大理寺卿董天錫等十四人可用吏部請從其言十一月帝奪部臣俸責察徇私妄舉斥爲民察居官廉旣歸敝衣糲食而已 初岑邦彥死有子曰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田以養岑邦相惡之又惡盧蘇專權密與頭目盧玉等謀誅蘇及芝蘇知之邦相又侵林氏瓦氏所食莊田林氏瓦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梧州

赴軍門告襲蘇又爲芝疏請尋令人刺邦相邦相覺殺行刺者十二月蘇伏兵殺玉等以兵圍邦相宅誘邦相出乘夜與瓦氏縊殺之

十五年春正月唐龍言故尙書彭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羣盜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間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言構罷今沒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覈澤往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 二月癸巳振湖廣災 三月戊午客星見天棊旁東行歷天廚

西入天漢帝問李時所主事應對曰事應之說起漢京房未必皆合惟在人君脩德以弭之帝稱善 析福建尤溪縣地置大田縣以永安漳平德化三縣地益之 丙子帝奉章聖皇太后如天壽山謁陵

免昌平今年稅糧三之二賜高年粟帛癸未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是日還宮 自汪鉉罷後吏部久不置尙書霍韜以侍郎掌部事

夏四月帝始命許讚讚丁憂未至李時嘗傳旨用鴻臚卿王道中爲順天府丞韜言輔臣承天語無可疑然臣等猶當奏請用杜矯僞因



守故事列道中及應天府丞郭登庸二人名上帝嘉其守法乃用登庸而改道中大理少卿韜又嘗疏薦陸粲粲聞曰天下事大壞儉人手尙欲以餘波汚我耶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後分兵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禦之斬五十七級他部寇莊浪姜奭與遇分水嶺再戰再勝遂至平嶺敵騎大集奭伏兵誘之復斬其長一人獲首功七十癸巳詔建山陵癸卯帝詣七陵祭告癸丑還宮蜀王讓栩賢明喜儒雅不邇聲伎蜀自獻王以下四世七王皆檢飭守禮法好學能文孝宗恆稱蜀多賢王舉獻王家範爲諸宗法讓栩創義學脩水利振災卹荒巡撫都御史吳山巡按御史金粲以聞賜敕嘉獎署坊表曰忠孝賢良時修建兩宮七陵役京軍七萬郭勛請給月糧冬衣戶部尙書梁材言非故事如所請當歲費銀四十五萬且冬衣例取內庫非部事勛怒劾材誤公帝詰責材竟如勛奏五月議修宋史南京吏部尙書巖嵩以賀萬壽節至京師李時請留之命以禮部尙

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 貴州苗王阿向先世爲土官爲王仲武先

人所奪阿向與仲武爭印煽亂據凱口圍巡撫都御史陳克宅總兵

官楊仁討平之斬阿向等盡逐其黨以地屬都勻府改名滅苗鎮

帝復遣錦衣官齎手敕視張孚敬疾趨其還朝孚敬行至金華疾大

作乃歸 黎憲等廉知黎寧所在迎歸清華 張孚敬等並銜夏言

已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獨霍韜讐言不置順天府丞劉淑相與

韜善治中費完言姻也秋七月淑相坐所親賊私被鞫疑言及完陷

已訐言請屬事帝怒下淑相錦衣衛獄言亦疑韜主淑相遂訐韜扈

蹕謁陵遠遊銀山寺大不敬韜已遷南京禮部尙書亟自訴因論言

請諡故少師費宏爲文憲不敘宏累被劾狀按律增減緊關情節者

斬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會南京給事中曾鈞騎馬不避

尙書劉龍潘珍轎龍與鈞互訐奏韜劾鈞且請禁小臣乘轎給事中

李充濁曹邁等交章言近侍之臣不當避道雜舉公會宴次得與尙

書同列以證語頗侵韜韜疑充濁倚言爲內主訐充濁爲奸黨復撫  
言他事言益忿奏韜大罪十餘事且言彭時宋濂皆於正德間諛文  
憲不避廟號韜陋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淑相復從獄中訐言帝益  
怒考訊之辭服韜主使乃斥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 帝之從章聖  
太后謁陵也語及擇相太后曰先皇嘗言提學張邦奇器識他日可  
爲宰相其人安在帝憬然曰尙未用也時邦奇方居憂服闋卽召爲  
吏部侍郎掌部事推轂善類人不可干以私銓部升除多受教政府  
邦奇獨否李時銜之郭勛家人犯法昇重賄請寬邦奇不從帝欲卽  
授邦奇尙書爲兩人沮止 八月總制三邊侍郎劉天和言三邊兵  
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卽困又行遲不適於用請倣前總督秦紘  
隻輪車上置礮槍斧戟廂前樹狻猊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  
十人一人輓之推且翼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敵遠則施火器  
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走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

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濠塹皆從之尋敘甘涼卻敵功進天和右都御史姜奭等進秩有差 九月夏言請改悼靈皇后諡時帝意久釋矣乃改諡曰孝潔 庚午帝如天壽山祭諸陵丁丑還宮 吉囊復大集兵將入犯劉天和策寇驢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入黑河墩遇爵伏兵大創而去既又入蒺藜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入寇家澗張家塔爲爵瑛所敗犯寧夏者總兵官王效復破之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 大同兵連叛魯橐代李瑾爲總兵官威不振兵益驕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議以爲憂冬十月移梁震鎮之震素畜健兒五百人至則令軍中申約束鎮兵素憚震由是帖服 帝覺張孚敬言非是敕曰孝靜皇后諡不備不稱配武宗乃改諡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 張延齡之下獄也刑部主事徐申言於聶賢唐龍謂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延齡旦暮戮何以慰太后心宜援議貴議親例請於帝賢龍皆深然之

延齡始逮提牢主事沈椿不令入獄置別所繼者益寬假之脫桎梏  
通家人出入已而大猾劉東山亦繫獄發延齡手書訕上憾前主事  
羅虞臣笞己因訐及椿等帝震怒命執先後提牢主事三十七人付  
錦衣衛獄申與焉獄具當輸贖還職帝命悉杖於廷謫外任斥虞臣  
爲民東山得免戍 己亥更創世廟號獻皇帝廟改舊世廟曰景神  
殿 帝以孝肅太皇太后孝穆皇太后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爲  
非宜禮臣言妾母不世祭宜遷主陵廟歲時祔享如故遂罷奉慈殿  
改題神主曰皇后不繫諡以別於嫡戊申帝如天壽山祭慰壬子還  
宮 王仲武因諸苗失業陰爲招復旋科索之諸苗不勝怨遂推阿  
向餘孽王聰王佑爲主攻奪凱口圍巡撫都御史楊春芳遣參將李  
佑等撫之爲所執乞還土田乃釋佑春芳以聞詔進討 十一月吉  
囊犯大同入掠宣大塞 戊午以皇子生詔赦天下 時當頒詔外  
國夏言言安南不貢已二十年兩廣守臣謂黎譚黎憲均非黎暉應

立之嫡莫登庸陳暲俱彼國篡逆之臣宜遣官按問求罪人主名且  
前使既以道阻不通今宜暫停使命詔議征討言及兵部尙書張瓚  
等言逆臣篡主奪國朝貢不脩決宜致討郭勛亦贊之乃命錦衣千  
戶陶鳳儀鄭璽分往廣西雲南詰罪人主名勅四川貴州湖廣福建  
江西守臣預備兵食候征調起毛伯温右都御史治兵待命以雲南  
按察使汪文盛才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擢梧州知府翁萬達  
廣西副使專辦安南事提督兩廣侍郎潘旦方之任過吉水語伯温  
曰安南非門庭寇公宜以終喪辭往來之間少緩師期俟其聞命求  
款因撫之可百全也伯温辭詔不許旦珍之族子也 郭勛建言三  
事請開礦助工餘鹽盡輸邊漕卒得攜貨物以梁材議不盡行勛益  
怒 十二月辛卯九廟成 霍韜之請禁小臣乘轎也王廷相等議  
如韜奏而南京諸給事御史自如韜以爲言帝復申飭衆情滋不悅  
曹邁及同官尹相等遂與韜忿爭相劾韜遷南部怨望擅取海子魚

與鄉人羣飲郊壇松下侍郎袁宗儒期喪不當進表逼使行韜上疏自理下廷議停韜俸四月相等亦停二月閏月戶部侍郎唐胄言安南之事若欲其脩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文皇帝既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而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割心腹以補四肢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卒死亡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者以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之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况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朝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

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尙彙彙奉表牋具方物款關  
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  
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饟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而  
兩廣積儲數十萬率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  
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  
自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  
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啓南征之議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  
也錦衣武人闇於大體儻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  
按問得實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  
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請  
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章下兵部亦以爲然命俟勘官還  
更議 廢后張氏薨喪儀視恭讓皇后 癸亥以定廟制加上兩宮  
皇太后徽號詔赦天下 乙丑夏言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



務 丙寅享九廟 韃靼犯大同梁震破之牛心山斬級百餘寇憤  
駐近鎮伺隙 免山西山東被災稅糧 復岷王彥汰爵慶王台宏  
冠帶寧府宗人錮高牆得釋者多請封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爲儀  
制郎中葛守禮所駁不行 帝以皇子疊生數加恩邵元節拜禮部  
尙書賜一品服其孫啓南徒陳善道等咸進秩 帝營建最繁卽位  
初名爲汰省至是年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祕殿並  
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及宗廟  
萬壽宮災帝不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  
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 初岑猛長子邦佐出繼武靖及邦  
相死鎮安土舍岑真寶以兵納之田州歸順州岑獻盧蘇壻也及向  
武州黃仲金皆與真寶隙乘間襲破鎮安真寶聞亂走還蘇會目兵  
追圍之武陵寨壻等發真寶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據諸洞寨真寶  
訴之軍門督諭壻等不退久之乃解真寶與壻互相訐蘇乃請給岑

芝冠帶以撫田州而自悔罪願裹糧立功及追捕累年所逋糧賦巡按御史諸演以聞

十六年春正月部議以土蠻自相讐殺當從末減皆令立功贖而命芝管田州事邦佐復還武靖田州世岑氏改流者再終不果蘇再叛弑主得逸於罰論者以爲失刑 二月刑部尙書唐龍以再更大赦錄上大禮大獄建言封疆獲罪謫戍應赦者百四十二人徐文華陳九疇張紳余勣陶滋劉琦程啓元葉應驄並釋還所不原惟豐熙楊慎王元正劉濟馬錄馮恩邵經邦呂經八人而已 壬子安國黎寧遣國人鄭惟僚等告莫登庸之難言寧卽聽子國人立爲世孫屢馳書邊臣俱爲登庸邀殺乞興師問罪亟除國賊禮部尙書嚴嵩謂其言未可盡信請羈之待勘官回奏從之 癸酉帝如天壽山梁震伏將士於諸路寇果入大破之宣寧灣又破之紅崖兒斬獲甚衆詔進秩廕一子百戶震父棟前陳亡震辭廕子乞父祭葬帝嘉而許之三

月甲申還宮 郭勛請以五世祖英侑享太廟廷臣持不可唐胄爭  
尤力帝不聽英竟得侑享 韃靼大入甘州姜奭不能禦貶二秩戴  
罪 丙午帝幸大谷山視壽陵丁未道沙河見居民蕭索愴然曰七  
陵在此宜加守護李時對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  
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  
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  
戍焉 夏四月癸丑還宮 禮兵二部會廷臣列莫登庸十大罪請  
剋期討之乃命戶部侍郎胡璉高公韶先馳雲南貴州廣東西調度  
軍食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爲左右副總兵督軍往討其大將需後命  
兵部復奉詔條用兵機宜十二事獨侍郎潘珍持不可上疏諫曰陳  
暲莫登庸皆弑逆之賊黎寧與其父譙不請封入貢亦二十年揆以  
大義皆所當討何獨徇寧請爲左右且其地不足置郡縣叛服無與  
中國今北敵日蕃聯帳萬里烽警屢聞顧釋門庭防遠事瘴蠻非計

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聲言進討檄數登庸罪赦其脅從且令黎寧合勦賊父子不禽則降何必勞師帝責珍撓成命褫其職潘日至廣東適莫登庸使至疏言登庸之篡黎氏猶黎氏之篡陳氏也朝廷將興師問罪登庸卽有求貢之使何嘗不畏天威乞容臣等觀變待彼國自定若登庸奉表獻琛於中國體足矣豈必窮兵萬里哉章下禮兵二部嚴嵩張瓚窺帝旨力言登庸不可宥求貢決不可許旦疏遂寢五月毛伯温至京上方略六事以潘旦不可共事請易之優旨褒答召旦爲南京兵部尙書擢副都御史張經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及兵部議上帝謂黎寧誠僞未審敕兩廣雲南守臣再勘從宜撫勦參贊督饟大臣俱暫停命伯温協理都察院事御史何維柏請聽伯温終制不許伯温引疾不出至禫除始起視事旦未行引疾乞休語侵伯温帝怒勒致仕將還吏白例支庫金爲道里費旦笑曰吾以不妄取爲例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下詔求言六月

御史桑喬等陳三事略言營造兩宮山陵多假冒吉囊恣橫邊備積弛而未言陛下遇災而懼下詔脩省脩省不外人事人事無過擇官尙書嚴嵩及林庭楸張瓚張雲皆上負國恩下垂輿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疏奏嵩等皆乞罷詔庭楸雲致仕留嵩瓚如故嵩再疏辨且詆言者給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嵩負穢行召物議逞辭奏辨陰擠言官無大臣體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時嵩拜尙書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爲進取地舉朝猶未知其奸喬首發之後喬以巡按畿輔引疾王廷相劾其規避嵩遂搆其罪逮下錦衣獄廷杖戍九江居二十六年竟卒於戍所人咸服喬先見 時工作繁興林庭楸議加天下田賦何維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議加賦民不爲盜不止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 御史徐九臯給事中謝廷瀝並請罷安南之師廷瀝語直帝摘疏中訛字停其俸 癸酉吉囊寇宣府指揮趙鏗戰死

秋八月復寇宣府殺參將張國輔 汪文盛獲莫登庸間諜及所  
撰大誥以聞帝震怒命守臣仍遵前詔征討時黔國公沐朝輔幼兵  
事一決於文盛副使鮑象賢言勦不如撫文盛然之登庸之篡也安  
南舊臣不服多據地構兵有武文淵者據宣光以所部萬人降獻進  
兵地圖且言舊臣阮仁蓮黎景瑁等皆分據一方與登庸抗天兵至  
號召國中義士諸方並起登庸可禽也九月文盛上其圖於朝詔賜  
文淵四品章服子弟給冠帶文盛又招安南旁近諸國助討皆聽命  
乃奏言老撾地廣兵衆可使當一面八百車里孟良多兵象可備徵  
調酋長俱未襲職乞免其保勘先授以官彼必鼓勇爲用帝悉從之  
霍韜欲因事傾夏言上言頃吏部選劉文光等爲給事中尋忽報  
罷人皆曰閣臣抑之給事中李鶴鳴考察謫官尋復故人皆曰賄得  
宜諭吏部毋受當事頤指使天下知威福出朝廷而大臣有李林甫  
秦檜者不得播弄於左右其意爲言發也鶴鳴上疏自白並撫韜居

鄉不法諸事帝兩置之無何韜劾南京御史龔湜郭本湜等自辨亦  
劾韜帝並置不問 應天府進試錄考官評語失書各諸生答策多  
譏時政帝怒逮考官諭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下錦衣衛獄貶官府  
尹孫懋下南京法司致仕舉子停會試御史吳悌爲舉子求寬坐下  
獄尋得釋 掌詹事府禮部尙書顧鼎臣言蘇松常鎮嘉湖杭七府  
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及坍荒田土一一檢  
覈改正從之 劉東山陰構奸人劉琦誣張延齡盜宮禁內帑所告  
連數十百人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延齡兄弟挾左道祝詛辭及昭  
聖皇太后鶴齡自南京赴逮并京山侯崔元等皆下錦衣獄昭聖太  
后衣敝襦席囊爲鶴齡請不聽 冬十月致仕刑部尙書趙鑑卒  
致仕南京禮部尙書顧清卒 廣東巡按御史余光言黎氏魚肉國  
君在陳氏爲賊子抗拒中國在我朝爲亂魁今失國或天假手登庸  
以報之也自太宗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陳陳篡於黎今黎又轉於

莫欲興黎氏勢必不能臣已遣官責其脩貢道里懸遠往復陳請必失事機乞令臣便宜從事帝以光疏中引五季六朝事下兵部咎光輕率奪其俸十一月光進鄉試錄嚴嵩摘其誤奏之被逮削籍 故

昌國公張鶴齡瘐死 涇王祐櫛薨子厚烜未封而卒無子封除

梁材屢忤權倖不得志乞改南京爲給事中周琬所劾吏部尙書許瓚請留之帝不悅令與材俱對狀材引罪得宥而瓚等坐奪俸材由此失帝意 初思恩改設流官以其會韋貴徐五爲土巡檢分掌其

兵各萬餘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男子名金自言岑濬子鎮安土官乃潛召其舊部會長出金而與之盟曰若小主也諸酋羅拜擁金歸聚兵五千將攻城復故地遠近洶洶濬之誅也其酋楊留者無所歸帥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及是白柳州參將沈希儀云欲往見小主希儀故患金聞留言大駭因好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向征田州固聞之因自語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留果喜



已召留密室言與我重賂卽爲金復官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兵必讐金善防之留益大信金遂從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奔告請無納希儀罵曰金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詣兵備副使隨以計漸散其五千人卒縛金留亦自恨死思寧復寧

十七年春正月劉東山以射父亡命爲御史陳讓所捕獲復誣告張延齡并搆讓及遂安伯陳鏗等數十人冀以悅帝意而脫己罪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離間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奏帝頗悟指揮使王佐鉤得東山情論以誣罔法反坐枷之闕門外數日死班期于雲鶴等皆謫戍赦讓鏗及崔元等延齡長繫如故鏗墳之從孫也 二月戊辰帝如天壽山壬申還宮 宣府總

兵右都督王效卒諡武襄效言行謹飭用兵兼謀勇威名著西陲與馬永梁震周尙文並爲名將 汪文盛檄安南所部以土地歸者仍

故職并諭莫登庸束身歸命籍上輿圖待以不死攻破鎮守營莫方瀛救之失利登庸部衆多來附文盛列營樹柵於蒙自縣之蓮花灘處之地當交廣水陸衝登庸益懼遣使奉表乞降且投牒文盛及沐朝輔具述黎氏衰亂陳暲叛逆已與方瀛有功爲國人歸附乞貰罪修貢如制會黎寧亦以本國篡弒始末及軍馬之數水陸進兵道里來上三月兵部集廷臣議僉言登庸罪不可赦亟宜進師辛丑咸寧侯仇鸞爲征夷副將軍毛伯温爲兵部尙書參贊軍務剋期啓行鸞鉞之孫也 戶部尙書梁材致仕 遼東太清堡守將徐顥誘殺泰寧衛九人部長把當孩怒寇邊馬永擊斬之其族屬把孫借朵顏兵報讐復爲永所卻已復入犯中官王永戰敗永坐戴罪 夏四月庚戌帝如天壽山癸丑還至沙河夏言庖中火延郭勛李時帳帝付言

疏六亦被焚言當獨引罪與勛等合謝被譙責甲寅帝還宮 安南之役帝以用兵事重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而張瓚無所畫視帝意爲可否朝論多主不當興師顧不敢顯諫會張經以用兵方略上言進兵之道有六兵當用三十萬一歲之饟當用百六十萬造舟市馬制器犒軍諸費又須七十餘萬況我調大衆涉炎海與彼勞逸殊勢不可不審處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請卽日出師廉州知府張岳爲書貽執政曰黎寧所居卽古日南地與占城鄰限大海莫登庸不能踰之南故兩存近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孫福海而自營海東都齋居之於安南諸府中地最大此賊負篡逆名常練兵備我又時揚言求入貢愚以爲彼內亂未嘗有所侵犯可且置之待其亂定若必用兵勝負利鈍非岳所敢知也執政與瓚皆不能決復請廷議戊午議上帝不悅曰朕聞卿士大夫私議咸謂不當興師爾等職司邦政漫無主持悉委之會議既不協心謀國其已之鸞伯溫別用

郭勛陳時政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請復遣內侍出鎮守詔從之  
 御史謝瑜言勛所論諸事影響恍惚而復設鎮守則其本意所注勛  
 交通內侍代之營求利他日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腹心耳  
 目之人在四方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  
 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為太平極治耶陛下革鎮守內臣  
 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  
 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  
 陛下為何如主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為言勛奏始寢 甲子帝禱雨  
 於郊壇戊辰雨 初徽王厚爝守莊者與佃人訟梁材請革守莊者  
 令有司納租於王報可厚爝言不便帝又從之唐胄等執初詔帝大  
 怒下郎官錦衣獄奪胄俸并責材令以右侍郎閒住 六月韃靼犯  
 宣府都指揮周冕戰死 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種授太  
 常寺典簿 致仕通州同知豐坊博學工文而性狂誕父熙既卒家

居貧乏思效張璠等片言取通顯詣闕上書請建明堂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帝大悅下禮部議嚴嵩等言明堂園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園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宜於此行之至配侑之禮自周至宋皆主於親親至錢公輔司馬光等之議則主於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論則當配以文皇帝以親親論則當配以獻皇帝其稱宗之說則臣等不敢妄議帝降旨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先殿行其配帝務求畫一之說皇考稱宗何爲不可命再議丙辰戶部左侍郎唐胄言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答曾子問而已非謂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蓋爲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則爲嚴祖矣然周公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後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誤孝經之義而違先王

之禮今南北兩郊及祈穀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後親親之  
義備請奉文皇帝配帝大怒下冑錦衣獄拷掠之斥爲民嵩乃再會  
廷臣議請奉獻皇帝配明堂而文皇帝配祀於孟春祈穀帝從獻皇  
配帝之請卻文皇議不行已復集文武大臣於東閣議獻皇帝宜稱  
宗爲有德不遷之廟帝以疏不言祔廟留中不下乃設爲臣下奏對  
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大略言文皇遠祖不應嚴父之義宜以  
父配稱宗雖無定說尊親崇上義所當行旣稱宗則當祔廟豈有太  
廟中四親不具之理嵩益惶恐盡改前說緣帝指條畫禮儀甚備  
巡撫山東都御史胡纘宗濬膠萊河 秋七月辛卯開河南雲南銀  
礦 癸巳慈寧宮成 八月甲辰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禦卻之 丙  
辰顧鼎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李時爲首輔政多自  
夏言出時每事推讓之不與抗鼎臣入侍先達且年頗長欲有所可  
否言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戊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帝旣

排正議崇私親念太宗永無配享無以謝廷臣辛巳改上太宗廟號曰成祖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遂奉睿宗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初南京太僕寺卿胡鐸與張孚敬同舉於鄉大禮議起鐸意亦主考獻帝孚敬因要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所生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於武宗上乎武宗下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嘗躋僖公矣恐異日不乏夏父之徒也孚敬不從及是獻帝入廟稱宗則桂尊輩俱已死孚敬病廢不及與其議其後帝又預祧仁宗以爲獻帝地則孚敬亦死不及見矣豐坊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益困改名道生別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又僞撰子夏詩傳行世人以其畔父咸深惡之竟悞悞以死 辛卯改欽安殿爲元極寶殿大享上帝奉獻帝配罷世廟之祭 乙未帝如天壽山丁酉還宮 冬十月嚴嵩奏慶雲見請受

羣臣賀又爲慶雲賦大禮告成頌奏之帝悅命付史館 十一月辛未朔詣南郊上皇天上帝號還詣太廟上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尊號給事中顧存仁疏陳五事首言宜廣曠蕩恩赦楊慎馮恩等末云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凝秀道士也帝方崇道家言以存仁爲刺己且惡其欲釋楊慎等責以妄指凝秀爲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氓口外往來塞上幾三十年 辛卯祀天於南郊詔赦天下 乙未免江西被災稅糧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蔣氏崩帝諭禮工二部將改葬獻帝於大峪山以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張瓚爲禮儀護行使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郭勛知聖母山陵事壬子帝如大峪山相視山陵甲寅還宮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大峪可朝發夕至顯陵遠在承天恐陛下春秋念之臣謂如初議便帝曰成祖豈不思皇祖耶何以南孝陵因止元等毋行令俊往啓視幽宮 乙卯李時卒贈太傅諡文康



戊午振寧夏災

初斷藤峽猺侯勝海爲亂指揮潘翰臣誘殺之

卽其地置堡土目黃貴韋香以三百人往戍貴香奪勝海田廬諸猺俱恚勝海弟公丁嘯聚二千餘人乘夜陷堡殺戍兵二百人張經至廣州將討之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龍州趙楷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應往來趙寶所與寶妻黃氏通結州目圖寶楷夜襲寶殺之以他盜聞應遂據龍州思恩土目盧回煽九司爲亂憑祥知州李珍淫縱部民怨之其季父實殺珍附安南爲之嚮導翁萬達言於張經曰莫登庸大言中國不能正土官弒逆罪安能問我今實等同惡共濟一旦約爲內應我且不自保先禽此數人問罪安南易下耳經曰然惟君之所爲萬達謂楷狙詐未可速圖應巽懦寡慮可旦夕禽斷其中堅然後可次第獲經善之萬達廉得百戶許雄通賊狀雄懼請自効萬達陽庇公丁捕繫訐訟者數百人公丁遣人自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萬達乃以事屬參

議田汝成而自行部至太平禽應及寰誅之立李佛爲憑祥知州又以計禽回誅之招還九司從亂者三十餘人揚言楷才勇藉爲龍州當一面諸言楷事者故不爲理楷遂來見萬達伏壯士劫之曰汝罪大宜自爲計誠死尙可爲爾子留一官楷自分無生理乃手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萬達卽杖殺楷而立其子匡時公丁詣汝成白寇堡事諉諸他獠汝成慰遣之而密令居民被害者家出毆之一市盡誦游徼并逮公丁繫獄遂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獠果否諸獠言事由公丁聽論坐不敢黨乃檻致公丁於軍門磔之而請進兵討賊 天方入貢其使臣請游覽中土禮部疑有狡心以非故事格之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帝祭服拜天於元極寶殿遂服翼善冠黃袍御殿百官致詞鳴鐘鼓鳴鞭奏堂上樂 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進郭勛翊國公夏言少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

也 趙俊還自承天謂顯陵不吉遂議南巡九卿大臣許瓚等諫不聽王廷相又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爲吾母耳已而南京侍郎呂柟給事中曾燧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等相繼疏諫皆不聽 二月庚子朔立皇子載壑爲皇太子封載坫爲裕王載圳景王辛丑詔赦天下時當頒詔朝鮮帝以安南事未決欲因以往覘命擇大臣有學識者以往乃起黃綰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爲正使諭德張治副之 帝慮南巡後塞上或有警議遣重臣巡視夏言等薦翟鑾壬寅起鑾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充行邊使齎帑金五十萬犒東西諸邊軍士文武將吏咸受節制又以毛伯溫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 丁未祈穀於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 江西巡撫巡按諸臣以先賢曾子裔孫質粹名聞命回嘉祥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壬子振遼東饑 癸丑安南莫方瀛遣使上表請降並籍其土地戶口聽天朝處分帝納之下禮兵二部協議 乙卯帝如承天太子監國宣

城伯衛焯及陳鑣留守顧鼎臣輔太子軍國重務悉聽啓行張瓚參贊機務各賜敕行事皇城及京城諸門分命文武大臣坐守郭勛夏言等並扈行 辛酉次真定望於北嶽 丁酉次衛輝有旋風繞駕帝問此何祥也前遼東庫大使陶仲文以善符水訣從對曰主火夜四鼓行宮火從官倉卒不知帝所在錦衣指揮使陸炳排闥負帝成國公朱希忠翼衛以出宮人及內侍多死者炳等由是得幸希忠輔之孫也 戊辰盡逮河南巡撫等官下獄黜爲民知府以下杖發邊方 張經命副總兵張經將三萬五千人爲左軍翁萬達監之指揮王良輔等六將分六道會南寧攻紫荊石門梅嶺木昂藤沖大坑等巢都指揮高乾將萬六千人爲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指揮馬文傑等四將分四道會賓州攻碧灘羅淥上中下洞等巢南北夾擊賊大窘擁衆奔林峒而東良輔邀擊之賊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大破之斬千二百級其東者遁入羅運山萬達等移師攻之檄右軍沿江而

東繞出其背賊刊巨木塞隘口布蒺藜箠簽伏機弩毒鏢懸石樹杪  
急則撼其樹石皆墜官軍並以計破之右軍愆期田州土酋盧受乃  
縱賊去俘其衆四百五十招降二千九百有奇土人言祖父居羅運  
八世矣未聞官軍涉茲土也萬達又移兵勦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  
古思諸獠降賊黨二百餘人江南胡姓諸獠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  
復平尋議割四峒屬南寧降洞豪黃賢相莫登庸始懼 三月己巳

朔帝渡河祭大河之神辛未次於鈞州望於中嶽 甲戌免畿內被

災稅糧 庚辰至承天辛巳謁顯陵甲申享上帝於龍飛殿奉睿宗

配秩於國社國稷徧羣祀嚴嵩再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  
大不懌嵩知帝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而滋  
不悅言戊子帝御龍飛殿受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明  
年田賦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 壬辰發承天給事中戴嘉猷馳

疏請回鑾而車駕已發帝大怒夏四月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

有堯母墓佚於祀典請祀之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卽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復議葬太后大峪山壬子至自承天執嘉猷及前諫南巡者曾熒謝廷蒞給事中李逢周琬等俱下錦衣獄謫極邊典史岳倫等皆獲罪逢遂之弟也 御史蕭祥曜

劾吏部侍郎張潮受顧鼎臣屬調刑部主事陸崑爲吏部潮言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連自詭必得銓曹臣故抑承學而用崑帝下承學錦衣獄鼎臣不問 甲子帝如大峪山諭嚴嵩曰大峪不如純

德始定議命崔元奉梓宮南附丙寅還宮 先是詔選宮僚夏言顧

鼎臣舉陸深崔銑王教羅洪先唐順之黃佐等三十七人皆天下名儒時以爲極盛已而御史洪垣再疏言溫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峻華察胡經史際白悅皇甫潯張寅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宮他諫官亦言言等多徇私五月帝爲廢黜數人而以選補事屬吏部給事中錢薇呂應祥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內閣九卿公舉帝

特命黜三人爲民許讚等乃舉霍韜毛伯温顧璘呂柟鄒守益徐階  
任瀚薛蕙周鈇趙時春等詔璘柟蕙仍故官餘俱擢用 郭勛嚴嵩  
俱害夏言寵霍韜亦陰比勛共齟齬言帝幸大峪言進居守敕稍遲  
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怠慢不  
恭進密疏不用賜章其悉還累所降手敕言益懼疏謝請免追銀章  
手敕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  
師勳階以少保尙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敕四百餘并銀章上之  
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少傅入直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衆怨  
言心知所云衆怨者勳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  
爲衆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尋還所追銀章御書 戶  
部尙書李廷相罷帝念梁材廉勤大臣亦多薦者乃召復故官材三  
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眷亦甚厚考察京官特命監之有大獄  
不能決又命兼掌刑部事帝歎曰尙書得如材者十二人吾無憂天

下矣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左吻及東室門櫺召夏言及顧鼎臣不時至帝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復讓言傲慢并責鼎臣王廷相應詔自陳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晝之攫大臣污則小臣悉倣京官貪則外官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黜以儆有位廷相意蓋斥嚴嵩張瓚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霍韜疏辭加秩因言今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或有狐鼠鑽結陰固權寵怨氣召災實有所自其意亦爲夏言發也 應天巡撫都御史歐陽鐸檢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持不下蘇松田有官民之分腴瘠相等而賦入懸殊下者畝五升上者至二十倍鐸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定爲等則令賦重者減耗米派輕齎最輕者徵本色增耗米重者陰予以輕輕者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爲母戶爲子詭



寄無所容時豪右多梗其議顧鼎臣獨以爲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輸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能損賦額長民者私以己意變通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鐸又議徭役及裁郵置費凡數十百條民皆稱便 秋七月洪垣劾文選郎中黃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爲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制今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盛爲考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覈乃下禎詎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爲民因詰責許讚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得罪者凡二十餘人 霍韜鄒守益上東宮聖學圖自神堯茅茨土階至帝西苑耕稼蠶桑凡爲圖十三帝以爲謗訕欲罪之已而得解 遼東自軍變後首惡雖誅漏網者衆悍卒無所憚結黨叫呼動懷不逞閏月廣寧卒佟伏張鑑等乘旱饑倡衆爲亂

諸營軍憚馬永無應者伏等登譙樓鳴鼓大譟永帥家衆仰攻千戶張斌被殺永戰益力盡殲之永畜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至是竟得其力 日本貢使至寧波守臣以聞時不通貢者已十七年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覈實果誠心效順如制遣送否則卻回且嚴居民交通之禁 庚申葬獻皇后於顯陵時諸內奄迫脅所過州縣吏索金錢宣言供張不辦者死州縣吏多逃武定知州唐侃置空棺旁舍中奄迫之急則給至棺所指而告之曰吾辦一死金錢不可得也諸奄皆愕眙去蕪湖知縣張永明堊江岸佛舍爲殿供器飾陷金財用大省漕舟以避梓宮後期者三千而江南北多災傷總督漕運鎮遠侯顧寰請被災地方停漕一年令改折色軍民交便 帝之南幸也趣黃綰詣行在受命綰憚安南之行至徐州先馳使奏疾不能前致失期帝責綰不馳赴行在而舟詣京師爲大不敬令陳狀已而宥之綰數陳便宜請得節制兩廣雲貴重臣遣給事御史同事

吏禮兵三部擇郎官二人備任使帝悉從之綰又爲其父母請贈且援建儲恩例請給誥命帝怒褫尙書新命令以侍郎閒住停使命初安南征討之議發自夏言帝旣責綰因發怒曰安南事本一人倡衆皆隨之乃訕上聽夏言計共作慢詞此國應棄應討宜有定議兵部卽集議以聞張瓚惶懼辛酉偕廷臣請如前詔仍遣仇鸞毛伯温南征如莫登庸父子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文武三品以下不用命者許伯温鸞以軍令從事 嚴嵩歸自承天日驕諸宗藩請卹乞封挾取賄賂子世蕃又數關說諸曹南北給事御史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嵩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帝如天壽山 河南大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往振杲請急發帑金詔齎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旣至復請發十五萬兩以其事委參政王慎中全活不可勝計 大同所轄鎮邊鎮川宏賜鎮河鎮虜

五堡相距二百餘里極邊近賊帳自張文錦以築堡致亂後無敢議  
修者迨翟鑾巡邊毛伯温爲總督始與梁震共議及之伯温曰變所  
由生以任用匪人非建議謬也冬十月五堡成募軍三千防守給以  
閒田永除其賦邊防賴焉 十一月御史黃正色劾梓宮南祔時中  
官鮑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尙書温仁和所過納饋遺帝召詰忠等  
皆叩頭祈哀因譖正色擅於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陟險又不隨  
舟督護大不敬帝更怒正色立捕下詔獄榜掠遣戍遼東 大同總  
兵官梁震卒贈太保謚武壯震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  
少挫時帥健兒出塞劫敵營或議其啓釁震曰凡啓釁者謂寇不擾  
邊我橫挑邀功也今數深入乃不思一挫之耶震沒健兒無所歸守  
臣以聞編之伍邊將猶頗得其力 時中外訛言帝復南幸十二月  
霍韜上疏顯頌郭勛言六飛南狩時臣下多納賄不法文官惟袁宗  
儒武臣惟勛不受饋今訛言復播宜有以禁戢之帝乃下詔安羣情

復詰韜曰朕昨南巡卿不在行受賄事得自何人據實以奏 翟鑾  
以職方郎中楊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強弱皆  
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  
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  
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乃與劉天和議  
拓嘉峪關而還

明紀卷第三十一